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二百四

詳校官給事中_臣王鍾健

檢討_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 鈔

校對官中書_臣滿奕劻

謄錄監生_臣徐 莊

欽定四庫全書

山西通志卷二百四

藝文

二十
三
記四

元

重修宣聖廟記

呼延伯起

乾坤畫而八位方陳水火行而五行中極否泰亨而萬類斯舉則聖人之宗仁居義也其神道設教垂憲萬世自京師達於郡邑古今廟宇而祭之斯縣并冀之屬春

秋處父之故邑也土厚風淳時熙化美則其疆儒術所興之地如是則聖人之廟堂學舍多所興建茲不能具舉由歷前金之廢也我朝開創聖德殊休恩覃四表施化以文美加聖人大成至聖文宣王之號時居縣之官敬事者多雖覩其廊廟傾損未暇修葺至元癸未介山趙敦武屆縣公素親儒術履前失之遺紀後成之缺經營肯構不踰歲而厥功告成命北溪趙公簡之先生之父欲紀諸石以瓜期促不果中輟而歸大德辛丑程公

進義監縣見其廟學復致風摧雨剝頽圯之甚暨同寅
令尹馮敦武教諭王廷章集議益故而新次歲癸丑八
月大震復損之丙午監縣和塔拉實克進議來涖是邑興
工修飾間縣尹陳嘉祐舜卿相繼而至覩其廟堂學舍
功績未完喟然嘆曰不惟損政亦恐有負國家宣明教
化之意公餘遂與主簿楊彌盛縣尉張煥典史王鐸集
諸凡所與事者議以各輸餘俸兼資庶力為補其完公
躬督其事命採旁山之異木美石徵諸屬縣之良工役

人先自中門正殿次及講堂廊廡諸室凡所損缺者一
皆完之不亟不徐民不告勞復遵祀典於東西二堂繪
歷代賢儒之像時命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李公溥
光書大成之殿額餘功美其冠器之飾以嚴歲時朔望
之禮其繪飾之丹青有取祭祀之冠器皆儀品物為常
分之司屬翌日直學李併士夫武初喬裕賈前教諭武
公威卿先生行狀踵門揖余請為之記曰公乃前上都
留守陳公之子也勇於有為見於設施者蓋如此不特

此耳抑又增其戶彌其盜簡其訟政教興賦役平皆前
政之所無幸因廟學之成欲刻石而傳久不其偉歟余
辭之不獲已縷陳終始之緒庶後之相承者繼繼而不相
忘矣

重修宣聖廟記

宋 渤

上黨唐以來為宿兵府自藩鎮罷民俗經文治之日更
尚儒學挾藝文射科舉春官者十之八九工詞章占天
下上游者亦嘗三四故鄉遂隴野之間率有黌舍師生

釋菜亦具聖人廟貌視羣庠制度金太和中潞城東有里曰李莊豪族王備李格者新治學舍為禮殿其中繪從祀弟子於兩廡規模如度為里中弟子絃誦之地今百年矣風雨浸圯棟楹傾側備孫王君大椿及弟大用於耆宿謀之曰吾郡先哲以實學文章應場屋海隅縉紳罔不歛衽推敬易代來承平歲久日趨文化衣縫服鼓篋筭操簡牘者將攘袂而起矧部使者以勸學獎士類為職業曷亦有所興乎此里故廟廷併刻石俱在君

曰功無幾可復舊欲與諸君同工儻材撤其敝而架其
傾者幸有以佐之咸曰諾於是若緡錢若工技若丹雘
若塑塗相率而旅至未幾何時遂完矣大椿以告予曰
若郡中人請誌之詔來者謹按王備之子周初立營葺
既而主平山簿遷潞城宰再遷潞州錄事勞於宦轍未
就而卒今大椿大用其孫也祖孫三世能益勉弗懈可
謂知所重者吾黨之士其招而告之曰天下未嘗無士
也王者治之未嘗不右文也為學之道須精密致審真

積力久而後能其體用非可謂於歲月間者矣聞暇時
朝誦夕思博學明辯求所以造道德之要非直曰進取
計可也蓋秀選俊造賓興之法成於三代故士子或忘
身而徇國然猶以堯舜之道為義利之辨吾夫子不幸
生春秋之世干戈相尋處士橫議六經之旨仁義之言
宜若無所事於天下然夫子不以無所事而不以教人
七十子者亦不以無所施而不學之也今之世得聞先
王之緒言者以顏曾師弟子詳言之故也典籍具在此

邦雅稱冠帶數聞此里有學舍豪傑之士將矯首景慕
踵而相尚者見之矣因勒石云

重修德風亭記

王好古

亭以德風名蓋由教化之所及也世變愈下循刑政而
德禮蔑如漢唐以還政簡而刑繁我大元有九有掃秦
漢之積弊法三代而遵唐虞張侯瞻甫今承流宣化者
邪潞郡為天下之眷侯來是邦政通人洽蝗虎不侵閭
境之間肅如也於是循故迹而新是亭且曰政由德以

行烏有仁風而不能偃草歟乃相其地因而出泉曰是
可以潤物遂名之曰玉露是可以澤民遂名之曰甘泉
郡之人歡棕沄沄以為自前政以來未之覩也落成之
日舉酒壽侯曰我侯之來兮民物以熙出泉澤物兮作
亭斯翬仁風所被兮靡草不遂漆盃我侯兮莫我去為

芮王廟記

何南卿

嘗聞鳶飛戾天影流於庭燕人以為鴈越人以為馭非
視之不精勢之相去遠而然也今芮城西十五里枕崇

崗有芮王廟焉考之載籍芮君之實雖千載之上可得而推爾芮者古初以草著名故有芮氏焉蔓延而有芮國也當殷紂昏暴虞芮二君爭田久而不平時周文王為西伯修德行善二君曰國無明斷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入其境行者讓路耕者讓畔入其邑斑白不提挈男女異路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君相謂曰吾之所爭周人所恥退乃相讓棄為閒田天下諸侯聞之翕然歸周者四十餘國是為文王受命元年也芮

本圻內錫封之土乃食采之邑故芮伯世為周之卿士
非特一人而已巢伯來朝作旅巢命時則在武王與六
卿同受顧命時則在成王作桑柔詩以戒貪殘時則在
厲王與虢仲同伐曲沃時則在桓王前後凡屢見之所
該者四百餘年陸德明謂非同姓不封姬姓也明矣後
世亦以芮封國公號焉矧伯而稱王律之以春秋之法
豈不如秦楚之僭然卒則書名葬則加號亦春秋之書
法歷代益遠中間豈無徽號之錫按端拱明昌二碑皆

謂古史稱之為王彼必有所據而言也以是觀之疑者
水釋魯桓公三年芮伯出居魏芮更立君四年秋秦師
侵芮反為芮所敗秦不勝其忿其冬請王師凡九軍共
圍魏是時周王之六軍按兵不動人不忘其德為之立
祠抵今而存况我芮君昔以推讓天下感而宗周作為
式穀民人皆被其澤宜乎沒世而祀之禮所當然是故
轉秦歷漢越唐跨宋迄今而廟貌愈崇者有由也正殿
榜曰桑桑賁廡之殿賁者以其能光耀於四境廡者以

其能覆載於羣生冠以桑柔者義取芮良夫之意也門樓高敞獻有殿舞有庭戲有臺與夫左廊右廡塑像煥然梁開平初有朝旨再立祠宇周顯德間勅命又加重修宋端拱歲詔毀天下淫祠此廟不廢以位設古帝王之像故也每歲清明中秋享祀不忒舊崇奉香火之社者凡十有一獨故芮存從而不改餘皆竄易其時日月逾邁修毀不一孰能屢數之邪後自古城廟遷於此地止用五社之力焉夫民者神之主也神本依人而行果

能祭之如在何所不靈可以占年而祈穀可以請雨而乞晴可以禳災而禱嗣此皆神之所司也民和而歲豐神降之以景福如影響之應形聲諄諄乎毫釐之不差若夫仗劍現宋帝之宮霖雨退西狄之寇活焦枯之稼而殿重興救張地之厄而露臺建此自有石碣具存不復贅云大德元年丁酉秋七月中元日百戶郝翔王祐張全呂瑄立石

徹里公德政碑記

郝希文

夫以天下之大係生民之休戚者莫切於守令守令之職乃風化之原教養之本出宰百里秩中千石若不迫於勢不拘於職盡其已之所當為而騁其才能未始一切束於郡守者此古昔待守令之良法也方今天下失寧盜賊竊發占據土地蹂踐生靈何可勝紀於斯時也擁強兵專方面者每以軍食軍需為重名項之多奚啻百端任守令者且奔走供給之不暇其間以撫字教養自任者不一二見設有魏焦之人出以凋瘵之餘民應

無已之追求亦將如之何哉又況有哲有愚之不齊古今人物之不逮此其所以得人之難而於斯時之尤難也稷之為邑土厚泉甘乃陶唐之境內后稷之故墟俗尚敦樸儉而不畱紡績織紉畊田鑿井日勤月謹上以供公家軍儲之費下以給父母妻孥之養昔人所謂有堯舜之遺風而號稱易治豈虛語哉我監邑名徹爾特穆爾字士方欽察氏景州東光人也下車於己亥之冬大尹葛君名禔字克敬霸州文安人也蒞政於庚子之

春二侯一見肝膽相照親若兄弟乃相謂曰比見同僚不和以病民者多矣况今天下多事之秋縱不能施善政以養吾民奈何蹈其轍以困吾民乎於是相與立法度振紀綱均賦役量民力之有無視土田之肥瘠分鄉社為九等賦役既均事至物來隨其大小高下應之而無難焉又敦請師儒每社立庠一所選民間俊秀子弟以克生徒正疆界勸耕耘通溝洫教樹畜使民知職分之所當為務農於春夏之間講學於秋冬之際桑麻蔽

野學校雲興衣食有餘而人材彬彬矣此皆二侯政化之所施非徒然也去歲之大旱自春徂夏雨雪絕無葛侯乃捐俸金購香菓齋戒沐浴露頂跣足徧禱羣祠旦暮不怠者數日而雨大作沾濡霽霽易凶年幾於樂歲侯之德非徒能化乎民其精誠亦且通於神明矣嗟夫苟令長不得其人專以蠶食為務老者不得安其居少者不得盡其養妨三時之務弛農隙之教肆凶惡蠹賢良使民之脂膏日削月銷彼方偃然自以為得志其於

國家附托之本意為何如也其視葛侯愛民如子而民仰之如父母者不啻陰陽晝夜之相反矣蓋惟本於誠正修齊之功根於心而發於人故其為政也寬猛得宜剛柔相濟纖毫悉舉其應劇治煩如鑑照龜卜鷲舉而風逼之也是誠可謂循良吏故不可不紀詩曰姑射蒼蒼汾水湯湯中有哲人為民之章不寬不猛侯伯之防春花秋菊雨露時芳如松之茂如竹之剛愛利斯民教勸有方禾麻蔽野二麥雲黃豐碑永建厥德靡七

杜氏孝感泉記

郝天挺

書曰至誠感神者誠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神也力無所極智有所窮極之智力感無聲無臭之神天舍誠奚先誠身之道惟孝為大故王祥之盛冬躍鯉姜詩之近舍湧泉皆其應也振古如茲豈今不爾太原平遙孝感泉者出於本縣西汾村里杜氏先塋之側泉之得名由今四川行省左丞之母沁帥便宜夫人王氏之所指而鑿者也里自開闢有聚

落已來土脉鹹苦列井數十皆罄舌不可嘗負綆抱甕
遠汲他所民甚病之帥薨歸葬夫人扶柩哀痛之餘相
地出井以供蘋藻錡釜之薦泉忽通透獨甘如飴耄稚
歡駭目之曰孝感既周塋遺澤至今賴之帥諱豐起跡
農畝金末兵亂以材勇保據沁州國初人附累從戰伐
所破城柵全活萬計朝廷授以虎符金吾衛上將軍絳
軍節度使沁州都元帥便宜行事其本州所隸親王
亦有旨錫以沁陽公之號投戈撫字得人懽心乙卯夏五

月薨年六十六遺命還葬西汾州祖塋沁人留之不可
乃別建祠堂以奉香火夫人王氏孝於親睦於族治家
教子慈肅有方生男長曰思明襲沁尹累遷至明威將
軍吉州路達嚕噶齊次思忠自高麗國經歷官遷承務
郎固鎮鐵冶提舉次思敬由汴梁安西路總管召拜內
臺侍御史尋叅知內省政事改資善大夫四川等處行
中書省左丞練達辨博識明氣和歷中外餘三十年謝
病退去次思問以綏德州知州僉奉議大夫僉河東山

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衆孫三十許人文通經史武便騎
射出仕者依日月之光春秋扈從居家者安桑梓之舊
晨昏甘旨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至誠感神於斯見之矣
噫西河之井泉日夜洋溢供鄉里飢渴之求源源無窮
杜氏之子孫日夜蕃衍供國家人才之用亦源源無窮
臨其亭覽飲其清冽鄉里不能知所自為忘本子孫不
能知所自為忘孝是宜勒諸石以告來者大德三年三
月初五日記

潁川忠襄王廟碑記

孫元

至德十一年妖賊起汝南明年陷江淮又明年陷河洛
又明年斷函谷關據陝川城震擾秦晉解為州界秦晉
交勢引殺函去陝尺咫阻一河其州人少長老弱咸大
震恐怖懼謂朝夕焚溺水火中無葬地矣俄聞潁川王
將大兵數萬衆轉戰南來拔殺關直薄陝州城攻圍計
數日賊分遣奇兵渡河北蹂解南鄙王將騎夜渡靈寶
要擊於安邑南原大破之乘勝遂北數十里抵平陸蹙

下陽津賊爭赴水死無噍類遺城中賊大奪氣會食盡
棄城乃遁去明年襄樊賊入武關奪秦嶺直犯長安王
復引兵戰同華再戰秦隴徽鳳大擊破賊走巴蜀遂定
秦隴又明年春東賊分道突太行陷冀雲中鴈門代郡
烽火數千里大掠復南還出故道抵絳將及解解人復
大震恐王復出關渡蒲坂勒兵解之聞喜以伺賊賊走
南山設伏兵橫擊之賊驚棄輜重散走山谷虜獲萬計
晉冀地悉平歷數年環解境皆兵燹賴王力解之民卒

脫兵難後二年王靖大梁定中原又二年收魯復下齊
夏六月薨於軍哀音至解之士民及郡守僚屬相屬聚
計議曰天下初發難也羣盜所過燔城府殺長吏屠黔
黎毒流遍海內罔不殘滅吾解梁闔境為完城四野為
全民邑里有屋廬父子夫婦長幼昆弟有倫飲食有節
出入有數抱子弄孫不殊平時若是者果誰之賜邪傳
曰有功於民國有祀能捍災禦患國有祀王有大功活
大衆宜世世血食吾土衆口僇應咸曰安思所危恩思

所自是謂知報德者乃即日擇高阜肇營王廟于乾隅
官府捐俸金士民輸土木衆樂效役不閱月而告成殿
宇巍如廟貌儼然兩廡櫺星拱揖左右中條太華掩擁
後先壯麗雄偉聳甲首郡訖事其同知卜嗣真等走洛
陽求文於予用刻石以昭不朽吾喜王勲業在王室聞望
在天下德澤在四方復解人感王大德追思感慕永世
能不忘是可記王名察罕特穆爾字廷瑞沈丘人初監
汝寧府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行樞院事陝西

諸道行御史中丞薨諡忠襄追王潁川其子庫庫特穆爾繼總大兵允克成功今為太尉中書平章政事樞密院事太子詹事家乘國史具載始末茲不錄云

縣尹關公德政記

衛元凱

皇元之臣服普率亘古無有昇平既久生齒日繁民之休戚寄諸守令任是職者實難其人惟我令尹關明府之宰吾邑也而優為之公名世傑字英甫占籍晉寧世業儒歷掾兩臺一賓運府所至有聲薦章交辟至元

戊寅春三月到任大布恩信推以至誠櫛垢爬癢窮瘁
蘓息鎮以清淨而教令不繁前政勸課徧鄉都巧索豐
求瀝民膏血公曰農桑有衣食之利孰肯甘游惰而樂
饑寒乎若憂之太甚視之太勤乘騎從徒家呼戶召而
小民輟饗殮具饋餉以迎勞且不得暇又何暇顧其業
哉此雖愛之其實害之也每歲劭農之際但召各社
之長而喻之民獲不識吏之安矣邑處太行之嶺土瘠
民貧好學嚮義比年以還學校廢弛禮文滅裂公自

到任聿興斯文授室延師講明正教學者聞風四方雲
萃一時文物藹然可觀且山野之民負豪俠氣爭相雄
長倍徵籽息冒踰疆畔紛競交拏謹不可詰公杜私謁
從公議秉正筆片言之間使積憤潛謀永消雪釋市井
少年悍戾不率亦必委曲鑄諭使之必改而後已至於
簿書鞅掌閱目無遺自奉甚薄淡若儒素多讀書手
不釋卷且重義輕財務周人急而於文士尤厚收攬薦
延惟恐不至有禱祈遂獲休應凡拯貸鰥寡者先之有

徵科貧匱者寬之復業者優以安之疲癯殘疾不能自
存者煦育補苴百計以完之故三年之間美化大行青
衿向訓黃髮履禮權猾鉏縱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
憲使金公按部至邑大加矜賞輒薦公政為諸縣之最
信公論也由是言之豈止治文案督賦斂斷獄訟而已
乎其受代之將行也父老十數輩告余曰吾儕小民德
公之賜何以報將著金石大書深刻昭不朽而垂無極
所以報也最爾敝邑則惟是知書不書公何損益然所

以示民心之不忘非是而莫可也故敢以託嗚呼美哉
在他人猶當不讓况公於予推惠至厚安可以蕪陋辭
因撫民謠而為之銘曰賦均而平刑措而清民飽而嬉
使公而明物無失所野無廢耕路不拾遺犬不夜驚姦
不過而懲廉不率而興教不令而行政不嚴而成無實之
譽君子以為媿我之譽公者殆無媿而庶可以為公之
榮不惟彰清名播芳聲愜輿情又將為來者之法程也

忠義武安王廟記

宋 超

義勇武安王祠徧天下獨吾鄉樂平最古且著按傳王家世河東從漢昭烈避患居涿之樓桑棲遲日久由樓桑抵河東必道樂平意當年遊衍之迹及樂平為多雖後千載宜未忘樂平也故吾樂平祠靈享異諸方民有事必禱禱輒應而舊廟在城南金正大四年郡丞范君煥始改築南門內國朝中統年間遷邑治之北雖每遷輒增舊制然因舊相仍未底崇極且逼臨廛市湫隘喧囂非所以妥神靈愜民意也延祐初元春鄉試溧陽同

知翟君公輔遵厥考鎮撫公遺命審曲面勢即舊趾益
北為步三十營構之南市崇教院二畝有奇創建新廟
虛其前道以屬通衢於是幽遐衍敞廓然煥然棟梁屹
屹垣墉秩秩材堅制良黜堊丹漆舉盡其度落成而祭
神既顧享人亦慰暢歲乃大穰物無札瘥然後大費煩
公輔既獨力無怠色而其弟莊鳳誠誼洎邑之顯家更
相成之工既畢公輔走使京師徵予記惟古今名臣烈
士生而烜赫於時沒而寂寂無聞者何限惟王歸然廟

食列於祀典四海之內尸而祝之愈久而不替果何修而致此蓋東京失御羣雄朶頤漢鼎曹袁張呂孫氏之徒虎視鷓張籠檻豪傑王抱蓋世之畧絕倫之勇固羣雄所願揖下風者也而王自重如山一不屑顧獨追隨罷困無聊之昭烈溟渤可竭誓言不渝也金石可磨初心不轉也誠以昭烈帝室之胄寬仁下賢苟輔之以興復漢室則義詞順而斯世被其澤矣彼崛起犯分乘時陸梁者王視之直鬼蜮蟲賊之倫耳顧肯為屈乎於戲

烏林之走曹瞞襄樊之擒于禁風戈雨旆囊括宇宙之
勢而漢事將成矣天不再熾火德功用不就此豈人力
所能為哉君子論王忠義耿耿能擇所從光於蕭曹班
於吳賈而雄武遠過之然蕭曹吳賈猶各得忠於當時
而王世世歆祀千載之下凜然有生氣民思其義耳予
獨有感者王於樂平為舊遊其顧盼饗福斯民宜矣而
吾鄉樂平之士虔恭奉王竭力新廟如念私事雖費不
辭雖勞不懈其樂慕忠義蓋出於天性夫擇主而忠於

漢者王之盛節慕義而厚於神者樂平之雅俗皆闕民
彛世教故不得不書

司馬溫公塑像記

李穉賓

祠堂之設蓋思其人而不得見故立像以想其平生歲
時蒸嘗薦其馨香格於神明其誠意之所感孚焄蒿悽
愴如或見之此皆出於人心愛慕之誠而然也然其德
有厚薄之殊故其祠之也有遠近之異非可強求也解州
夏縣今為晉寧之屬邑乃宋朝司馬溫國公之故鄉縣

西三十里曰鳴條岡即公之先塋縣學之左祠堂在焉
郡人祀之香火不絕於今三百年矣兵燹之餘堂固在
而像貌不存皇朝廷祐六年河東僉憲額森布哈公按
臨至縣拜謁祠下仰而歎曰有堂而無其像於人何所
瞻仰其於典禮蓋有闕焉縣尹李侯榮祖聞其言退而
謀於縣之耆舊皆曰此固邑人日夜所不忘而不敢請
者也侯既有命敢不竭力以從事於是施財命工選日
興役不閱月而塑像煥然一新慶成之日人大和會遠

近聞者相率而來觀之莫不咨嗟歎息如公復生以手
加額至於流涕不減前日自洛赴汴之時也噫盛德之
入人也如此哉李侯又欲紀其事於石因憲幕李君鶚
以記文為請余謝不敏不敢承命既不得辭乃為之言
嗚呼盛德之士不出乎世久矣是以功業如此其卑也
其故何哉譬之規矩準繩必先自治而後治人故民之
從之也莫不中心悅而誠服身不治而欲治人難矣自唐
虞三代以來臯夔稷契之為臣載於書傳者可考也殷

之伊尹傳說周之畢公召公其人莫不以德稱於天下
降及兩漢蕭曹之徒起於刀筆之間考其平生雖僅能
取稱一時然皆一切以就功名而已非可以德化言也
寥寥至於三國惟有諸葛忠武侯一人而止爾唐有陸
宣公而不盡其用至宋而司馬出焉其人可不為難哉
公之為人也篤學力行清修苦節左規右矩罔不如禮
故言而君信之行而民悅之不用則獨善其身用之則
功烈被於天下兒童走卒無不知其姓名他國遠方莫

不畏其威德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得哉其德積之也厚故其及之也遠爾是宜天下郡邑莫不祀之以為師法而況於桑梓之邦乎然而邑宰有賢愚故其祠有興廢自非額森布哈公唱之邑宰李侯和之其功必不能成之如此之易也今既完矣邑之人歲時祭享來拜堂下仰而瞻公清古嚴厲之容俯而讀公所著資治之書如公在世而親炙之莫不修身慎行不敢為非義俗一變皆為君子之儒此則邑宰李侯之意也豈不美哉請

書此於石以俟

重修微子廟記

楊漢卿

上黨北五十里地曰微子自前古立祠於此山下有故墟曰宋城世傳商微子昔居焉考之於傳微畿內國也以元子分封故遂為號至成王封之於宋以奉殷後此去紂都不數百里豈其始封之地耶舊祠以微子比干配享端冕南向即微子也被髮如奴坐於左即箕子也玄冠曰王子坐於右即比干也當紂之時賢臣失位或

負祭器而歸周或佯狂而為奴或極諫而剖心雖制行不一殊途而同歸故孔子稱曰殷有三仁焉成周繼興誅暴進賢彼去位而亡者乃作賓於王家以狂而拘囚者得肆志於洪範至使死骨不朽即其墓而封焉以成王周公之聖猶尊崇之如此其以仁人之功烈不特著於當時其德可加於後世是宜為百世祀也然箕子既釋囚而受封後世廟貌不改厥初豈非全其真以彰明德哉歲久殿宇墮陟好事者易其地而新之謂箕子被

髮此僧也謂比干王子也名為太子皆置之別坐從而
祀之咸失其真嗚呼仁者見棄於當時後世幸能不沒
其實反矯誣如此名實相違何瀆神之甚也歲時獻享
固將重之豈答神之意耶余家世卜居於此少與羣兒
遊戲廟側仰瞻神像古制宛然比余隨仕秦封還謁祠
下然丹青炳煥規制錯譌固或如古詢之故老則曰神
之舊像皆所目覩一為俗譌莫之能革於是慨然頗思
改易昔人謂前哲令德之人可以啓後故在祀典若三

子者自殷迄今歷數千載崇祀不絕雖先賢之德不可
忘抑聖王之制存之於今與惜其譌錯怪誕使聖賢之
跡寂然無聞乃語諸長者曰吾邑之奉祀三人也久矣
豈可一日見誣於冥冥之中盍草去俗譌遵其古制尊
微子以箕子比干奉配昭哲人之令德毋貽神羞不亦
宜乎衆皆曰然時方多事莫遑改易遂書厥由於廟壁
後二十餘年余歸自河東父老來告曰子嘗欲正三人
之祀方今時和歲豐民安樂業使神享其祀人受其福

此其時矣遂與衆祀神而卜之吉乃遷其祀宇正其服位以復明靈之居仍題其祠曰三仁俾後者不罔於流俗咸仰彞德而致肅云工始於七月之庚子落成於十月之丙子鄉人請以舊題刻石廟左遂為書之

瞻學田記

張思敬

治道有二曰教曰刑郡邑之學庠序之遺制也由灑掃應對誠意正心以至曰選士俊士進士皆自鄉而邦自邦而國自國而廷表裏之以忠貞薰陶之以愷悌義洽

人心怨議不興政稽時令陰陽不戾此天下臻於治平而人材育於學校也夫水之就濕草之偃風亦猶下之從上歟故上之人制禮作樂先節文其身身既先之猶梗而弗化刑而齊之也豈獲已哉且天之於物有雨露以始之風霜以終之乃知刑之後於教如此國朝戊戌初父老甫襲科場之餘率子弟以事進取或負糧從師閱經就友當是之時英髦濟濟晉寧所隸五十餘城議者以襄陵為冠江南既平故俗漸草夙望先覺之士日

陵月替書帙賤於剡藤人才艱於荆玉逮我成宗武宗
二皇帝運際守成明詔四海凡民社必立乎學學必頌
田孟子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教養相
仍嘉謨永矣茲邑也有學而無田縣尉劉益奉典謹付
迫城之畝邇廡之基充贍教諭以網維之直學以薄貯
之出納則與涖籍而會朔望者公知之非興修釋奠不
敢動也邑之令長時省視焉如是防閑之即歸烏有豈
忍於或士其服而商其腹者取之也夫教諭之級雖卑

而一邑範模所在能溫之以緝熙守之以廉慎何階之不可崇輒窺纖芥之利自畫遠大之途謂人之不我知也視之者豈特十目邪幸為長厚之所掩汝之顏得無赧乎阿媚之徒又將而證之汝亦人也何殊於編民而復其役哉縱不克捐已之財殫已之力可不以至誠答清福之萬一予嘗竒緇黃者流能徒手而結大緣何其志之篤歟齊之故也吾儕所禮之殿廡皆仰於官而成今不過洋洋乎講誦揖讓於其內豈特二三其德又從

而蠹之是天壤間罪人也何衣冠之可名教養之可隆
邪予因紀田之始末為復及此者以鄉校之故惜之於
墜不知言切直也庶欲懲於後來耳後來之君子當念
教諭蔡蒙創始勞趙世舉繼完其壁郭存道來謁文以
圖不朽者若夫田畝之畔賈氏所惠之書具悉諸碑陰
云延祐五年仲春吉日立石

松峰書院記

呂思誠

縣治南羅莊孔氏作書院於三都別野蓋羅莊與三都

一社也又近在松子嶺下故名曰松峰夫孔氏家世曲阜其嗣世子孫守林廟而私淑有宗而不紊固也自干戈亂離擇里而居樂平於是有孔氏云由周而來至於今去聖人之世若此其甚遠也而晉魯相望近在咫尺去聖人之居若此其未遙也愾然如聞其聲穆然如見其容水木本源之思寧以異地異時而有間乎羅莊孔克威求記思誠為松峰書院額又書夫子燕居殿一楹闡詩聞禮者二齋思誠起而言曰孔子之道大矣孔子

之澤長矣天覆地載日月照臨雨露之所潤無非教也
斂袂拱手以至取瑟叩脛無非教中事也闕黨童子可
以將命互鄉童子亦得登堂入室斂容屏息於其側無
非教中人也億萬斯年之久上自王宮國都下逮閭巷
莫不有學以識美墻樂平素稱仁里家詩書而戶禮樂
有彬彬君子之風豈皆宮墻外望者與故克威之為此
非徒為子孫設欲以來遠方之朋也而里人氏有近三
都撥地三頃以與書院而為書院子弟之供其事又不

可湮沒而無聞因並錄之以與克威孔氏並傳不朽後
有作者見其廟貌輝煌輪奐焉孔子在焉松聲謖謖
響振山邱孔子之木鐸在焉宰我謂其賢於堯舜甚遠
厥有以哉昔者思誠立書院於冠山奎章閣學士院奉
中書禮部移文宣慰司下冀寧路指揮平定州儲書萬
餘卷謀欲置田一二頃至今無一畝欲銘石作記力又
不贍噫有愧於克威也夫再拜而文既以嘉孔氏之賢
且以譏思誠之不能是為記

藏山神祠記

孟古仇猶地城之右有藏山神祠山則去城三十里亦有祠在焉至治三年余為書州判官蒲公所作碑而至祠下其文具載藏山神之顛末暨建祠之由近因攷左氏傳以為用莊姬之譖而族趙氏史遷以為治靈公之賊而與誅後以韓厥之言而復其爵邑晉之六卿併有晉政卒歸三家蓋三家之連合也久矣惟趙氏代有死士故趙氏能與韓魏並立也夫子作春秋大桓文之功

而亦首桓文之罪自是而後諸侯連合禮樂征伐積習之漸陪臣執命列國不知有天王之尊客卿不知有宗國之親故齊有田氏之奪晉有三家之分夫子之作春秋也尊周而親魯將以撥亂反正揅其弊也晉自文公始伯趙衰初政河陽之狩春秋深隱之大夫效尤一再傳之後乃有靈公之禍夫子從董狐之筆趙盾膺首惡之誅屠岸賈之舉大事也何春秋不書公孫杵臼程嬰何愧董安于乎左氏不紀豫讓之烈方之二公有間也

子朱子何遺焉不取宋以其存趙氏之孤封公孫杵臼
曰成信侯程嬰曰忠智侯董安于嘗廟食於趙而不見
封於宋抑又何哉趙孤名武諡曰文子朔之子盾之孫
也雖然公孫之死程之忠盡心所事千古之下血食不
既豈無其報哉彼竊富貴者入而恐不納出而恐相浼
終亦不能掩其醜而禍敗以從者誠有愧於斯也祠在
至治間葺今且三十年矣風雨摧敗達嚕噶齊達實特
穆爾與邦人義士祁仲美郭夷武從禮李文亨復易舊

為新飲之者甚衆達魯花赤等之心邦之義士夫何愧
於明神哉已為之記仍作迎送神詞二章俾歌以祀詞
曰山之下兮水之澣神有祠兮在茲土神之來兮如有
覩風滿旗兮聲震鼓肴羞俎兮酒盈甌紛前進兮我歌
以舞祠可居兮山可藏雜蔬肴兮奠彼酒漿雷電合兮
風雨相將神之去兮邈其何方瞻望弗及兮山高水長
重修靈瞻王廟記

陰陽開闢元氣變化宣精於天成形於地結而為山嶽

泄而為川瀆山川之作蓋與天地並矣故能出其雲雨而育乎萬物平定郡城之西二十五里有山曰獅子山經所謂以形似而名之者也山之麓有石臺焉巍巍峩峩傑出羣石若巨人之冠帽然芎蒲生其上南望黑水十里而近北顧石甕五里而遙蓋連亘之一山也宋世歲旱鄉邑之民在在處處祀禱無應時有童子六七人芻牧於石臺之傍因致瓶於蒲下以禱為嬉見蒲之芒有露凝結若綴旒然墜而入瓶或晞而竭或潮而溢瓶

既溢矣即有雲物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霖
霑足徧乎境內自茲而後忽時值恒暘里人相率做彼
童子置瓶於蒲下而禱焉屢獲其應敏於影響由是大
建祠宇於石臺之下名之曰蒲臺神廟而奉祀之宋崇
寧三年賜額曰靈瞻與黑水石甕二神同時得號黑水
廟曰普澤石甕廟曰豐濟皆因部刺史西染院使高權
之請也觀其感應之迹始見於童子之戲終救乎驕陽
之災蓋靈氣之所宅雨露之邱墟必有造物者尸之矣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豈不然乎或曰在晉則有言於
魏榆者在漢則有鳴於冀南者彼固為異事已書之史
傳矣若夫山澤通氣礎潤而雲生此陰陽交感之常自
然而然者也又何足誌歟應之曰噫是不足以與語至
而言極者也且彼或言或鳴者徒能為白祥於當世安
能隨禱輒應潤物濟時而若此者乎又豈可同年而語
哉廟屬陽泉里中大姓范宇好事君子也一日率眾
來叩予門而告之曰蒲臺神之事雖然載於晉陽方志

之書傳於上艾父老之口猶踈畧訛舛懼其歷年寢遠
載書既畧則禱者愈訛敢請於子詳而誌之將刻之於
石立之於廟傳之於無窮不亦可乎余義不得辭故詳
其語以告後之人乃作碑而銘之銘曰天作高山為鎮
一方以助造物尸其雨暘爰在昔歲亢陽為沴鄉邑之
民舞雩以祭童子何知以禱為嬉蒲芒有露如旒之垂
自入於瓶或潮而溢即有雲物觸石而出以降膏雨以
蘓旱苗屢應其禱曾不崇朝一勺之水膚寸千里功被

於人血食於此漢鳴於冀晉言於魏彼迹雖殊彼時實
異徒為白祥徒濫民聽安能濟時隨禱輒應膏我百穀
惠我生民聖不可知斯謂之神故詳其言以告於後碑
而銘之記以不朽

平定州土風記

輿地有書其來尚矣九丘雖逸而職方氏所掌亦未嘗
廢此州地當衝要實古名郡山川民物泯莫可攷豈非
闕典與國人皆曰可志愚按平定古并州之域也三卿

分晉地入於趙秦屬上黨漢曰上艾屬於常山晉及魏改屬樂平樂平漢沾縣也後魏改上艾曰石艾隋初屬遼州大業中割屬并州唐復以屬遼州又屬受州受州廢還隸并後石艾為廣陽徙治榆關宋初用兵攻河東首下之遂升為平定軍以樂平隸熙寧七年廢遼州省平城和順二縣入遼山縣以隸軍元豐八年復遼州縣還舊隸金大定中升為州今為冀寧支邑而樂平隸焉樂平東南六十里古受州又名賽魚西北三十里承天

軍東北九十里廣陽西南八十里葦澤縣固關東八十里廣陽東五里古上艾地冠山嘉山西八里蒲峰獅子山西北二十五里白雞山東北二十里晉主嗣昭過此獲白雉因以名之黑水嘉河源在嘉山嘉河經於城中桃水下入澤發澤發一名阜漿暨縣泉俱在承天軍錫欣有懸泉賦流杯池城南二里許閑閑修禊所也介之推妬女祠在懸泉上唐高宗幸汾陽道出妬女祠下者此也或云之推妹也英公廟東十里磐石村李勣嘗為

并州都督有惠愛故立之又曰本殷公也開山亦嘗任石艾長宋初修唐書避宋宣祖諱易曰英韓信廟在固關牛相廟南十里牛相不知年世過山下卒四賢堂在州治東北城隅宋曰思武金曰湧雲今閑閑趙公文獻楊公遺山元公敬齋李公遺像在故名之也州之境東距井陘一百里西抵壽陽里與井陘相若孟州北九十里遼州南一百里東北至京師一千里其土瘠其民勞其俗朴而質其風慄悍尚有陶唐氏之遺風乎

重修豐濟王廟記

去平定州城三十里有里曰賽魚南臨挑水有獅子山以形似名之山多松栢檜山之巔有崖直下數百仞其傍有穴深若井名曰石甕上有覆石如蓋歲或旱暘祈請者側立以杖挑甕端之石石開即雨雨既沾足隨置石蓋如故否則風從甕生拔木偃禾在宋皇祐間有記載諸會典與嘉山蒲臺神同時封表夫山川紀綱有係一國有係天下有係一州一縣一鄉一里者蓋封表有

大小而利澤遠近亦隨之天地之大覆載之廣運祚之流將特達峻極嶽鎮海瀆名山大川形而神之古今通祀譬猶國家設官分職品職之崇卑責任之重輕恩威宣暢神化敷洽故修於此者深則感於彼者至雖一社之長十人之甲五家之隣亦如之嗚呼知天者可以知人知人者而後可以知天也里之儒李思恭君子也自上世以來為西鄉巨家推其有以及其無自親而疎由近而遠莫不極其分量因前歲之旱禱於神而應之乃

復其舊祀請記於思誠曰我倡之神助之祠已新矣公
盍為我記之思誠曰此山川之舊也神之靈驗本人之
誠否也君誠信人也是以應之祠既復矣神之降福當
無紀極余亦述其故事而已請為迎送神曲二章俾歲
時之祀與旱暘之禱歌以樂神詞曰山之高兮崇崇石
巖巖兮水溶溶傍有穴兮虛其中深如甕兮若有所容
上有覆石兮方舉雲曳雨兮雷翻風神之來兮不來使
我心兮忡忡雜肴蔬兮薦芳醲神之樂兮歲自豐神之

來兮無蹤神之去兮何從天有雲兮山有松歌且舞兮
伐鼓擊鐘余胥樂兮莫知所終

開河碑記

曹大清

蓋聞修水利者皆代天施而長地力使民衣食源源所
以定公家之用耳昔三代之時溝洫之法替而趨時務
功此不可不重也禮曰蓄水以防蕩水以遂均水以列
舍水以澮瀉水於溝洫而之田野蓋有可決而決則無
水溢之害可塞而塞則無旱乾之患先王通九州陂九

澤溝洫脉絡布於天下則無適而非水利也秦自商鞅
井田廢而阡陌作故魏史起引漳水以溉隣田而河內
之民以富鄭白公鑿涇水於秦谷而關中遂為沃壤王
景重修芍陂廬江之境大登馮臻始立鏡湖會稽之人
獲利自是之後晉杜預疏荆襄之水漢文公穿煎波之
口張闔築新豐李襲引雷皮使天下之民皆被其澤也
迨我皇元混一區宇酌古準今設立都水監分命有司
舉行其政於天下委之州牧泊於縣宰通溝洫之渠復

陂湖之水旱魃為厲則引而灌之雨害染盛則決而注之令民自便不禁其時是以上資國計而下慰民望者也今太谷縣之東南有惠安之蒲池一所在西莊之正北沾渥之口向西大塔石之近南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以十分為率特惠安與王誨莊二八使水已有定例惠安使訖八分王誨莊二分其餘社分並無水利每值大雨時行山河泛漲不為定例注水去處自上而下一一灌溉數年以來水勢不常渠道壅塞橫流西去漂沒

侯城之地數十餘頃衝突太谷之城池三十餘年後無
織悉之利而有多多之害也幸蒙河南行中書省委劉
公約禮行太谷縣尹兼守禦斷事官來臨是邑整理庶
務間備奉樞府明文近為瀕河水利之事委令本官提
調凡可以興舉去處從便開挑官為添力成就公規規
於撫字之暇遍歷鄉村相視原隰親詣於奄谷之口料
量高下之地經營利害之原具陳實迹採畫圖本呈復
省院規措人夫七百餘名遂委理問前都漕運使司令

史李公克弘一同監督提調是工於是歲上巳三月之
有三日經始開於惠安獲利之渠閉塞其太谷侯城為
害之處我公從朝至暮不遑暇食惟日孜孜荒度土功
不逾旬而工畢矣於戲春而澇夏而旱此天時也早有
以備之而不至於乾水有以防之而不至於溢此人事
也人固不能必天之無水旱天亦不能以水旱困夫人
者誠我公處之有素而不待於已水旱之後是乃救時
之急務也屬郡之民知其為利之甚旌倪歡歌頌聲載

路以贊德美咸願立石一日耆宿王從禮等謂予曰公
自下車以來甫及二載於民之利則興之於民之害既
除之惟公是務恪謹厥職蓋以忠於君利於民而已請
為鐫刻之文永之金石不亦可乎予固辭曰孤陋寡聞
班班管見豈足以叙公之實效至於再至於三而不已
是以忘其固陋採摭前聖之言故為是記以俟後之觀
風者有考焉譽公之德豈不增光於當代耶故又繼之
以辭曰於穆劉公獻康之裔學優經史德如蘭桂一心

奉公片言折獄口循口良匪貪匪酷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士高其行民獲其利德澤宏流恩沾下土荷鍤為雲穿渠為雨溉我田疇長我禾黍是刈是穫如山如阜飼於公家貢於王所衣食元元富億之口

涑水書院碑記

王緯

至治壬戌縣侯特穆爾布哈來涑先山越明年政成訟息廼詢同僚及邑之耆德曰方今文治浹洽黨庠家塾比郡相望近代則有書院精舍之設所以育人材廣教

養者亦吾縣所宜有况先賢司馬溫國文正公實生是
邑衆翕然樂從乃買縣治西偏故地廣袤若干畝仍其
舊而增飾之名曰涑水書院堂為七楹中設公像名曰
粹德堂左以屬賓客右以延師席闢齋五聚邑士之後
造與幼而學者分教之游息之所講肄之室庖廩井廡
靡不備具貧而無資來學及四方宦游者至則如歸復
置田畝若干歲入以贍且以供祀事士子彬彬然相與
揖遜於其中日講周公孔子之道詩書六藝之文明人

倫厚風俗於是乎在歲時以祀率諸執事肅然就位盥
洗周旋登降拜伏籩豆靜嘉禮容有恪神之來享也無
疑矣古者德被一鄉化行一邑民猶廟祀不忘况公生
之邑哉嗚呼公陝之夏縣人德業出處備載之史其居
於洛則憂國出為相則憂民蟬冕不知為貴布衾不知
為儉至誠感人心盛德服後世兒童走卒皆誦公名其
所論著上自戰國下訖五季垂鑒將來厥功大矣宜其
列諸大儒從祀先聖千載而下欽仰之無窮也

鹽池神廟記

皇帝御駕禧殿中書省臣言陝西都轉運鹽使司重修
鹽池神廟成當具事於石制曰可以命翰林臣緯恭承
明詔竊惟國家生財有道裕民有制其於天地之藏山
澤之利皆所以佐國用厚民生實經世之遠圖也故禹
貢之海濱廣斥厥貢鹽絺洪範之八政必先食貨周制
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九貢致邦國之用其本蓋有所自
矣謹按地志鹽池在晉之河東春秋時為郇瑕氏之地

以其沃饒近鹽晉人寶之史記猗頓以鹽起即其處也自秦漢魏晉以降法之禁弛池之盈縮因革不同唐大歷十二年韓滉判度支奏其池產瑞鹽請置神祠始賜號曰寶應靈慶池其神曰靈慶公宋崇寧四年封池之神東曰資寶公西曰惠康公封澹泉之神曰晉濟公鹽風之神曰存寶侯大觀二年進池神為王爵存寶侯為成寶公我聖朝之開創也太宗英文皇帝百度肇新丞相臣耶律楚材以經費為務乃薦臣姚行簡為解鹽

使置司於路村募亭戶千為之商度區畫自是保聚益繁商賈益阜嵯課日益以增公私以為便歲癸丑憲宗恒肅皇帝以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介弟之重西征大理盡俾鹽池之利以餉軍置從宜府於京兆俾右丞臣李德輝領其事先是霖潦敗鹽遣使致禱并五年之獲乃建廟於池之北阜賜額曰弘濟後罷從宜府為陝西都轉運鹽使司至元二十九年改為陝西都轉運鹽使司徙置路村罷解鹽使司大德三年秋七月以課最

制詔加封資寶王為永澤資寶王惠康王為廣濟惠康
王公曰福源靈慶公仍賜楮幣百五十緡命陝西行中
書省歲五月朔遣官致祭夫鹽在五行為水水曰潤下
潤下作鹹所以供祭祀備膳羞資生民之用蓋不可一
日闕也昔周使公閱聘魯設白黑形鹽辭不敢享此又
見禮之重者前代解鹽墾畦沃水種之今則不煩人力
而自成非若青齊滄瀛淮浙瀕海牢盆煎煮之勞及蜀
井穿鑿之艱也蓋得天地之精英河山之靈秀潄而為

池廣袤百里滄蓄滲漉凝為大醴皚皚漫漫浩無津涯
璀璨晶明莫可名狀役夫萬餘畚鍤雲集曾不踰旬裒
如山積其利甚博終古不竭方鹹之凝也條山之下有
風谷焉每夏仲月應候而至則吹沙石摧林木其聲隆
隆俗謂之鹽雨風又所謂滄泉者旁皆斥鹵惟此甘冽
取鹽之際炎暑蒸鬱渴救暘濯煩滌汗惟泉是賴人
不告病噫神矣哉傳曰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
寶藏興焉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貨財殖焉其以此歟

凡舟車之運徧梁雍陝洛河東河內之境數千里皆食其利會其歲之入以緡計者二千萬至大三年同知陝西都轉運鹽使司事臣焦榮都轉運鹽使司副使臣喬宗亮以祠歲久棟宇傾圯乃與民商謀欲一新之衆翕然樂為資助終更弗果皇慶二年前陝西都轉運鹽使司臣阿實克特穆爾同知都轉運鹽使司事臣宋天瑞廼相故廟西墀卜地爽塏中締正殿周阿重簷翼東西廡前敞其闕後營寢室翬飛矢棘階陞峻整宏達靜深事

將訖工命陝西都轉運鹽使臣完顏德輝都轉運鹽使
司副使臣張呼圖克岱爾繼至蒞職廼高大門為樓扁曰
寶慶下瞰鹵澤面對中條東繚太行西峙雷首陰霧朝
暮翕忽變化千態萬狀信一方之奇觀也落成之日遷
永澤資寶王廣濟惠康王於新廟葺舊廟以祀成寶
公率僚屬士庶商賈咸會祠下鼓舞懌悅神人於是乎
大洽矣仍以廟碑請於朝故有是命洪惟聖朝富有天
下際天所覆亘地所載日月之所照臨雨露之所濡濡

休養生息自租賦外雖以鹽課佐經費斂不及民而民自足所謂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也是以天下之民安其俗樂其業漸仁摩義熙熙皞皞比隆三代其視齊晏子正鹽筴以興展渠之利漢東郭咸陽孔僅幹鹽鐵以歸大農唐之宰相領鹽鐵以判度支萬萬不侔矣方今聖人在上參天地之化育裁成輔相宜乎地不愛寶神相其福國以饒衍是用昭崇祀事加賜封號作新廟貌勒之金石祐我皇元億萬年無疆之祚神亦享無窮之

事猗歟盛哉臣緯拜首稽首而系之詩曰乾坤亭毒孰
為網維萬物並育孰窺端倪五行為用水德稱首作鹹
之用以資富有維古郇瑕地實沃饒右限大河南峙中
條實沈之次畫野定標滙而為池雲蒸霧歆結而為醴
雪積嵯峽殆出神力民不告勞自唐歷宋祀事孔昭於
皇聖元奄有萬國山川貢珍百神効職靈池之產歲增
萬億大德三禩封號加錫皇慶御極嘉神之德迺作新
廟新廟奕奕於以揭虔有嚴禮秩神人浹和用紀成績

繫神之休國用阜康既富而教頌聲洋洋比屋可封遺
風陶唐於萬斯年寶歷無疆

董澤書院記

虞集

帝王之為天下治與教而已自聖賢不必有位而其事
分是故表程子之墓曰周公沒天下無善治孟軻死百
世無真儒治不出於真儒雖治弗治也昔伯子之師友
則周子邵子與其叔子也程子之學出於周邵氏雖若
別出及伯子論其學之所至謂之安且成者則固無以異

矣前聖既遠此數君子者出而後聖賢之學帝王之道始大明於天下有知其說者而得以見諸行事焉此孟子謂一治一亂之所繫者也周邵與伯子廣大而精微高明而平實渾融磅礴人莫知而窺焉及叔子之時邪說益以用事有待於匡闢而爭者起矣門人徒以其說相傳衆人固怵於利害棄絕而弗之從也時則有若故宋丞相忠簡趙公昂奮自聞喜諸生獨能學邵氏於其子學程子於其門人得其說而尊信之死生以之而弗

變也及相其君於危難之間庶幾行其道而竟以貶死
非天也夫公子孫以此多留江南而其族人之在董澤
者無恙也我國家混一始得以音問相通今國子博士
箕翁公之六世孫也得請於朝祠公聞喜縣學董澤之
族人聞之來走京師見箕翁箕翁謁告與之歸作書院
於其鄉以淑其人庶幾公之遺意焉蓋距公之時幾二百
年矣箕翁來求集記之集受言而作曰嗚呼公為相五
年人心天理之所存者遠矣而害之者日衆卒於不得

盡行其志以為天喪斯文乎而周邵張程之說至朱元
晦氏而條理發明以推致其極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夫
博士將有教其人也公之德業在國史論定百世人得
而觀焉若夫其所以為學者則凡朱氏之所述者有之
矣昔者周子之言必合伊尹顏淵而並論之而後賢之
誨學者亦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游於董澤者其
以是求之哉

藏書記

孔天鑑

河東之列郡十二而平陽為之帥平陽之司縣十一而
洪洞為之劇按春秋時地為楊侯國者為陽縣隋義寧
元年改曰洪洞取縣北鎮名也唐宋因之東接景霍西
臨長汾南瞰大澗邑居之繁庶土野之沃衍雄冠他邑
其俗好學尚義勇於為善每三歲大比秀造革出取數
居多故程能西府則老鄭為之魁較藝上都則二郭取
其乙祖慶以妙齡馳譽居善以老成擢試濟濟藹藹前
後相望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雖家置書樓人畜文庫

尚慮夫草萊貧乏之士有志而無書或未免借觀手錄之勤不足於採覽無以發盡後生之才分吾友承慶先輩奮為倡首以贖書自任邑中之豪從而和之歡喜施捨各出金錢於是得為經之書有若干史之書有若干諸子之書有若干以至類書字寶凡係於文運者粲然畢備噫是舉也不但便於己蓋以便於衆不特用於今亦將傳於後也顧不偉哉將見濡沫涸轍者游泳於西江之水糊口四方者厭飫乎太倉之粟書林學海覽華

實而探源流給其無窮之取而盡讀其所未見之書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莫不推本於此則房山之藏不特專美於李氏閭市之區區無勞於漢人也以是義風率先他邑使視而倣之慕而倣之一變而至於齊魯蔚然禮義之鄉其為善利豈易量哉承慶同舍友也累書索僕為記僕寓官鄉里人事衮衮不惟不敏益亦不暇然勉強為之者茲不朽之善事亦冀得一托名於其上也

河津縣總圖記

王思誠

河津本耿鄉城故殷都也書叙曰祖乙圮於耿盤庚自耿遷亳杜預曰皮氏東南耿鄉是也晉獻公滅耿以其地為大夫趙夙采邑秦改為皮氏縣漢屬河東郡王莽更曰延平東漢復為皮氏縣後魏七年武帝因巡狩至此改縣為龍門因龍門山為名屬北鄉郡隋開皇二年廢郡以縣屬絳州十六年割屬蒲州唐武德二年屬秦州貞觀十七年州廢復屬絳州宋政和初屬河中府宣和二年改為河津縣至今因之仍屬河中府舊縣圮於

汾水今皇慶初移於縣西北一里姑射山麓今縣是也
戶一千一百八十一土宜小椒其民質直好義縣境南
北七十五里東西四十里東至稷山縣界史社三十里
南至萬泉縣界大趙村四十里西至韓城縣界黃河一
十里北至吉州界一百八十里東北至太平縣一百五
十里西南至滎河縣一百里三鄉領社三十二村九
五莊一十三郭下三坊宣教坊集賢坊明德坊沃壤鄉
在縣東北三十里僕射鄉在縣西十里禹門渡在縣西

北二十五里即古龍門關也按辛氏三秦記河津名龍門河出龍門口其廣不及八十步舟楫往來一移刻而可濟凡河之流無有便於此者舊為津要聖朝復立馬黃河渡縣西十里汾水渡北張渡縣東二十里具村渡縣東十里修福渡縣南八里連伯渡縣西南十里黃村渡縣東南二十里萬泉縣道出南門韓城縣道出西門吉州道出東門禹廟在縣西北龍門山上廟前三碑磨滅不可復識一碑太和中立臨思閣在龍門山頂俗謂之

看河樓下有水樓所以汲水於河也五祖廟在禹廟東
三皇廟在五祖廟下宣聖廟在縣衙東城隍廟在縣衙
西建極宮在禹廟左天慶觀在舊城北門豐巖寺在南
門內覺城寺在舊城東北隅卜子夏墓在縣西北五里
辛豐里司馬遷墓前有廟廟前有碑永嘉四年漢陽太
守殷濟為之建石室立碑樹垣太史公自叙曰遷生龍
門居於太和坊是其墳墟所在矣冀亭遺址在縣北十
五里按左傳曰季白使過冀見卻缺耨其妻饁之相敬

如賓言於文公為卿復與之冀京相璠曰今皮氏有冀亭古冀國所都也杜預曰皮氏縣北有冀亭今俗謂之上亭下亭又謂之興亭或其地也又有如賓鄉今不知所在皮氏縣在城西二里楊村二城相對遺址猶在龍門在縣西北二十五里按水經云龍門山大禹所鑿廣八十步臨崖際遺跡尚存竹書紀年晉昭公元年河赤於龍門三里梁惠成王四年河赤於龍門三日京房易妖占河水赤下民懼三秦記曰鯉魚三月則上渡龍門

得濟為龍否則點額而還姑射山在縣治東北黃河逕
縣西十里汾水在縣南八里西南十五里入河隋文中
子王通字仲淹河汾人今縣南三十里有通化村廟下
有集賢里龍門山有石洞蓋文中子避亂隱居之所東
臯子王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弟也棄官隱黃頰山以琴
酒自娛貞觀十八年撰隋書今縣東有東臯村王勃字
子安六歲善屬文與兄勔勵俱以文藻齊名勃仕沛王
府修撰薛季昶龍門人為雍州長史威名甚著仕至戶

部侍郎薛仁貴龍門人從唐太宗征遼有功拜鐵勒道行
軍大總管見唐本傳今縣東十里大黃村其故里也有
廟在馬村中猶有姓薛者蓋其後也盧虔字子野永泰
初舉進士高第仕至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幼讀書
於龍門深知易著春秋孝經每以經義決獄時議稱焉
漢趙岐字邠卿京兆人仕州廉稱後舉里劇為皮氏長
抑強討奸大興學校甚著能聲有孟子註行於世唐王
鑾為龍門令有能名李勉薦之時稱知人課鈔歲三百

四十七錠四十兩五錢六分四釐賦稅粟八百三石七斗六升五合二勺土產炭窰磁窰旌表節婦喬薛村史宅趙氏清澗村蘭宅妯娌薛氏曹氏云



山西通志卷二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二百五

詳校官給事中_臣王鍾健

檢討_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鈞

校對官中書_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_臣徐莊

欽定四庫全書

山西通志卷二百五

藝文

二十四記五

元

重修段干木祠堂記

段禧

匹夫而藐萬乘之君逸居而遺百代之名非胸中所蘊
大過於人孰能與此若箕穎之巢由首陽之夷齊邈乎
不可及已東周以降雖不逮古超然肥遯之士絕世獨

立長往不顧志節可尚者間亦有之而段干木先生為之最易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先生以之先生與魏文侯同時文侯戰國之賢君言行亦多可取尊儒好士禮義亦至而乃峻拒遠避若將挽馬何邪蓋文侯德業雖隆不能免茂君之誚才智雖美適足為竊國之資望望去之蓋以是與然其卷懷有道超然保身含章深晦人莫窺其際也向使不出乎此碌碌合污俯首以就功名不過為李克翟璜而已矣安能流芳千載使鄙夫賤婦

猶知歆慕在在建祠嗣尹奉祀愈久不替也哉嘗記兒時讀孟子書至踰垣而避之之語有先大夫指之曰吾遠祖也汝識之恨方童孩未解請其詳稍長而歲時拜掃先塋仰瞻其碑曰段干木之裔惜不載其鄉土至治癸亥承乏河東漕倅挈家之官取道京洛抵陝濟河北距漕治一舍而宿於安邑之下段偶詢名地之由於主人對曰是邑民聚之落名段者二故以上下別之皆段干木先生之舊隱也古有祠遺跡尚存禧急往謁之則

曰為黃冠所據求索碑誌斷裂陸沉矣悵然久之而退翼日趨任受職休沐之暇問途以訪上段有祠在其南至元之末縣教諭張偉子為文以記之云唐大厯間段咸義者創之金季毀於兵宗人名福者繼修之幸同族有人召致偕祭而反明年泰定改元分部河南監禁道出芮城館於縣廨屏繪其境地圖起而觀之東西近郊表題段干木之祠三處一在東張一在神林一在段村詰旦按圖歷詣其所東張之祠在宗聖觀側神林暨段

村者僅有故基而已神林之基碑壞傍什字畫剝蝕漫不可識段村之基密邇民廬而段族實繁諸段迎勞甚勤接語歡洽如素親屬置酒邀飲序齒列坐觴行一二再揖而告之曰吾祖廟食於安芮兩縣者凡五其二委諸道流推吾祖介潔之操豈肯苟歆非類惟上段之祠始終興作出於段宗而世守其祀為無憾顧茲廢址興復無人寧不愧乎禧幸忝末屬叨官鄉郡不有倡率責其可逭敢謀共構新祠春秋合集宗人以時薦享報本

附遠莫此為急惟父若兄允否謂何衆咸悅留宿而別是夏北還課務日迫欲畢前圖則未遑及但遺書諄囑屢矣三年春秋秩滿而祠已告成諸段之力是賴涓日來謝且往落之位先生而安其廬一二者壽命為辭刻石俾後世有考也義不可讓因論古今皆知先生之高而未知其所以高者觀其今俚俗所談傳聞鄙說容有失實者皆不書而詳記經營始末綴其後諸段裒助木石甃甃之費督視左右工役之勞具列碑陰系之辭曰彼

富不仁厥後無聞或沒避世嗣續勿替天地有終先生
之嗣無窮

雙節祠記

孔思適

君臣天地之大經忠孝臣子之大節聖人垂世立教所
以詔天下之為人臣者也夫委質為臣子達而臺閣顯
官下至州縣百職治簿書赴期會積日累月中才之人
類皆可以無過若夫橫流奔潰之衝戎馬交馳之際白
刃臨於前而心不為之動死生在俄頃而色不為之變

非氣節有大過人者其能如是乎傳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吾於二公見之矣天歷改元陝右構亂故兵四劫蒲津正當其衝時達嚕噶齊中順公巴扎哈雅及朝散領府事靳公走檄告急樞府調兵三千赴之河東荒歉之餘公私並竭無所仰給二公相勉以忠義首捐家財置備糧草料集丁壯與軍官併力守禦賊不得騁乃遣人說降公使諭之曰聖上以正統登臨寶位汝曹獨不聞之乎吾受命守此土有死而已勿多談相

拒旬餘賊勢日盛不幸領軍者無死綏之志引兵宵遁
賊偵知之率衆渡河燒房舍殺掠人民或勸二公避其
鋒公曰吾守臣也去將安之且如一城生靈何端坐府
中俄而賊至俱被執朝散公至額森特穆爾軍前抗論
不屈死之中順公至奉元死於省門之外嗚呼二公可
謂得其死矣人誰無死而公獨能於死生患難之際守
節蹈義百世之下聞風者有立矣中順公諱巴扎哈雅輝
和爾人自和州轉河中達嚕嚕齊朝散公諱克忠字唐

臣自河中江南北行中書省左司都事出知河中府期年政事修舉民大和會未幾西賊猖獗無兵可戰無城可守力屈而死事聞詔贈中奉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勲護軍爵封郡公各賻寶鈔三百錠以給塋事官其子五品公朝之於臣下報功卹孤之典可謂至矣唐張巡許遠守睢陽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圍守踰年外援不至城破被執巡即死之許遠死於偃師睢陽至今祀之號為雙廟以二公死節較之

異世而同轍者也歐陽子作五代史五十餘年間傳死節者王彥章一人而已國家承平日久士大夫涵濡聖化皆能以名節自任邇年以來死事之臣史不絕書何其盛也元統甲戌中順大夫彭城李公居德來守是邦覽山河之形勝弔古人之遺跡慨然思二公之豐功遺烈懼泯沒而無傳乃與監郡中憲公諸耆暨府僚諸公僉謀樹碑詔後之人且為千萬世忠義者之勸命思適為之辭云銘曰歲在戊辰羣克信信磨牙吻血扇毒蒸

民時惟二公持節河中力扼其鋒不使其東卒潰不支
賊遂獫狁封疆之臣城亡與亡事聞於朝卹典駢蕃升
秩二品晉流徽垣賞延於世生死哀榮來者有考視此
刻銘蒲川滔滔中條峩峩二公之忠千載不磨

修伏牛山廟碑記

岳 至

踞沁西三十里曰伏牛山嘉澤顯濟王廟在焉廟有泉
泉有龍居歲時郡人祀之以祈水旱按宋康濟記元豐
六年河東大旱禱於伏牛山龍泉乃雨冬無雪又請泉

以禱獲瑞雪盈尺部使者上之太常以靈顯揭廟額後
加侯繼封公政和中乃侈王號元初宣撫楊惟忠守郡
雨暘或愆禱之輒應遂刻石記靈然二祀皆不載廟始
何年惟政和封誥云神顯於天聖間姑以天聖元年癸
亥迄今皇元元統元年癸酉計之為歲三百十有一夫
血食一方歷年若此神之德大矣初神繪於壁威嚴不
足動人至癸未沁人景琳賴神庇村者七僉倡誠捐貲
畫塑神像落成有日其子資薦能繼之凡庸工浩瀚詎

能歷舉自是神貺愈彰乃礮石將紀其事請於奉議大夫本監郡諤勒哲圖奉訓大夫知州魏鑄同知沁州事王烏魯及判官常秉彛吏目王誼衆喜曰雨澤時至神人交孚景氏父子可嘉乃以狀走京師屬奎章閣學士院掾魏詎來請記之夫水旱不時故有雩禱而諸侯禱境內山川古之禮也今伏牛山靈殊祀典所載善興雲雨以惠斯民乃一郡之望焉州牧致其敬郡人崇其祀而景氏父子又拳拳事神惟謹豈獨為其家哉其心以為郡無

飢饉吾亦獲安仁人之志也凡牧守能推是心為心視
元元之飢猶已之飢政之善者舉之弊者革之民無害
而氣和豐稔可望也其精誠之感雖有水旱之變而茲
山之神將不斬其澤矣吾聞沁之諸君芟夷宿類屏跡
豪強民皆獲安可謂得為政之要矣予既著神之休又
喜州之牧使者有徵且有感也故為書之

修堯廟記

王 磐

平陽府治之南堯帝廟李唐顯慶三年所建歲遠漸就

傾圮有靖應真人姜善信欲更擇爽塏重建廟貌請於朝上嘉其意賜銀二百錠仍勅有司下太原木場給官材二千根皆辭不受勤力節用以身導衆凡閱歲而廟成為地七百畝為屋四百間兢兢翼翼儼然帝王之居殆與土階三尺茅茨不剪者易觀矣經始於至元二年之春落成於至元五年之八月詔賜其額曰光澤之宮殿曰文思之殿門曰賓穆之門賜白金二百兩良田十五頃為贍宮香火費仍詔詞臣製碑文以紀其成翰林直

講學士臣磐當屬詞謹按祀典諸前代帝王三年一祭其時以春之仲月其地以當時所居國邑祭伏羲於陳州神農於亳州少昊於兗州顓頊於開州高辛於歸德府唐堯於平陽府蓋聖人之心其於天地萬物雖一視同仁不以遠近為親疎至於父母親戚所居松楸墳壠所在則亦不能漠然無情與陌路同也是以周公封於魯而四世反葬於周孔子去齊接浙而行去魯則曰遲遲吾行也其不以鄉黨同陌路也昭然矣由是觀之因其

功德之懋而有祭祭而必於其鄉者聖人制禮緣人情也因其歲年之遠而有散散而改圖其新者知者創物從時宜也善信讀老莊之書從方外之教以虛無淡泊為宗以因循自然為用然而喜聞仁義之言樂道堯舜之前修禹廟數載功成今建堯祠三年有效可謂知慮明敏操守堅固通方不滯好謀能成者也堯大聖人也德被羣生澤流萬世即欲稱道其美是猶褒天地之大譽日月之明無所容其辭矣乃述立廟之本末如此

重修律呂神祠記

麻治

渾源州西北七里許有小丘其上律呂神祠三間四架神之源委廟之權輿考無圖記不敢附會長老相傳創於元魏修於李唐神谿之水出其陽谿之泉以十數而酌突為最或者濬而堰之水既合湍為碾磨側置紙房池漚麻泉西引灌既其利無窮流益遠利益大又雨暘愆期有禱必答人被麻廕歲從其守土者俎豆為常然而年代綿遠旁風上雨不無損壞游童牧豎不無褻瀆

居民郭世安感焉以為神之福人也如彼而廟之頽圯如此昌言重修和者如一各捐金易財僦工効傭缺者為垣狹者為廣朽敗者為易置不貪大不拘小不奢不陋仍舊貫為新貌足展祀事既又為欄衛以防游憩之瀆心誠役勤經始於至元五年三月十五日越明年五月十五日畢工將落成偕其叔兄顯通等稽首來告且曰欲得先生記其梗概於石以貽奉祭者辭不獲已謂曰功於民則祀之典故也致祭山川每形詔旨時制也

神之澤既惠及人物宜郭氏叔侄首倡重修之義以嚴祀於是因述倡和者於陰云

復立武鄉縣記

李義

武鄉之為縣尚矣本漢涅城地至晉亂置焉石趙之興分上黨涅沾二縣更置武鄉郡於古榆社屬焉後魏太和十五年自古涅城徙武鄉於南亭川即今治所也隋開皇初郡廢縣置如故仍析置榆社縣屬韓州唐貞觀中韓州廢縣屬潞州宋太平興國二年制屬威勝軍今

屬沁州是也南連襄垣而馳潞澤北接榆社而走冀寧西隣鞏鞏而達晉寧東抵遼山而通平定雖云山邑實居要衝然而歷代沿革不同廢置有自皇元龍興兵甲甫定人民蕩析至元三年丙寅勅諸縣邑編戶不滿千數者省併之所以裁減紓民力也時本縣纔七百例罷併治於鞏鞏厥後以彼疆此界催科有輕重之偏以遠里致期輸送有稽違之責官立嚴程民疲奔命昇平漸久戶口日增武鄉舊民咸思復立為便至元三十年癸

已前沁州吏長李浩縣吏石贊等建言今縣戶已及千餘可告復立遂詢謀於耆老人等同心相應入官陳狀至於再四官覈其實然後准告元貞二年丙申奉奏勅旨復立即鑄章印置官吏修廨宇設市肆縣事煥然一新官民交賀咸得其所縣境廣袤東西二百四十餘里南北五十里四鄉二十六社軍民一千餘戶於戲是邑也民既庶矣戶既增矣治既復矣上以見國家深仁厚德涵養元元覆育之恩次以見郡邑循良安集流亡

承宣撫綏司牧之功下以見邑人好謀能成見義勇為
告復之心邑人嘉尚其事用示將來乃徵文為記愚思
是邑之小自併至復僅三十年戶猶增倍推之四海之
廣兆民之衆太平今且百年矣則天下戶口之增又不
知幾千萬億也按春秋之法興滅繼絕者褒之建事立
功者賞之蓋勉善勸能古今之公論予竊其義而於是
記

河清記

程 徐

至元辛丑冬十有一月戊辰河清在縣濟民渡上下監
渡董順言於有司河東憲司以聞御史臺上中書明年
庚子省臣奏河清為希世瑞宜選官即其所祀制曰可
三月丁未中書乃命秘書少監臣程徐受命即齋祓辛
亥朝明仁殿丞相立殿前令左丞額森布哈巴圖默禱
以授臣明日上尊酒四白縞幣三端褚幣萬五千緡禮
部下晉寧路治具詞臣撰祝文乘傳以行晉寧及絳皆
遣官從丁卯至垣曲河濱治壇陳俎豆戒諸執事恪職

翌日戊辰五鼓作率官吏士人將事如儀波流靜伏凌風肅然禮訖徹饌投於河文武賓屬就列道旁觀者如堵咸曰耿休哉乃請紀文刻石以宣上德以答神貺先是董順始見河清驚喜以走白不及詳其遠近日月徐入晉境道河上輒詢來昔所見蓋自平陸三門礮津至孟津五百餘里皆清凡七日惟水合者不見云及至祭所悉如所聞且曰河始清時兩岸居民不遠百里來汲飲即疾愈挹以釀香冽異常魚鱉莫遁其形山屋皆倒

影嗚呼我國家深仁厚澤涵濡百年之久猝爾克暨肆
毒寰宇民極塗炭一紀於茲亂極思治是惟其時聖天
子修德得賢相輔弼於內良將驅除於外九重端拱清
淨無為潤下之水澄澈呈瑞宜也矧今中原底定山東
蕩平皆調兵於晉河清渺乎晉境亦宜也昔京房王子
年皆以河清為聖王之瑞治平之兆豈無謂哉冠秩祀
之祝蓋欲厚民之生瑞已乎哉徐承乏館閣寅奉祀事
敢摭實以紀若歌頌之作則俟海內平定文臣珥筆者

馬

姜嫄祠記

縣南三十里烟莊存雲嶺上有塚元至正七年縣尉郭道遠重修有記逸名

絳縣尉臨汾郭道遠來謁曰縣之烟莊舊有姜嫄聖母廟世代遼遠肇建不知金泰和中進士王藻石刻載嘗有伐木得斷碑於土中者文字漫漶而不可考而居民香火歲時特盛祈禱輒應歷年既久風雨凌碎祠宇頽壞里人黃英倡為一新黜黯者鮮傾歆者端缺裂者完改觀於疇昔矣願有文以記歲月予曰若姜嫄后稷之

德澤山川廟貌之形勝前碑載之詳矣奚復贅辭然考諸書之說姑舉姜嫄生后稷之異非帝嚳之妃乃絳人所祀而記之謂姜嫄出野見巨人蹟踐之心歆歆娠動如孕及期而生棄生民詩有曰履帝武敏歆朱傳謂姜嫄出祀郊禘見大人蹟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先儒或疑其巨蹟之說何也張子曰天地之始人固有化而生者予謂上古藐矣且以論之禹之母曰修己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殷

之母曰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吞之而生蘓氏謂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鱉神人之生異於常人何足怪哉大戴禮帝嚳四妃元妃有郃氏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娥氏曰簡狄生契又次陳鋒氏曰慶都生堯四妃媿訾氏曰常儀生摯史記亦云姜嫄帝嚳之元妃也或曰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人之常道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又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何故歎其母而不美其父歟鄭氏謂當堯之時姜嫄為高辛氏

之世妃乃帝嚳後世子孫之妃也若謂帝嚳之妃堯稷契皆賢兄弟也堯在位七十載而不能用稷契必待舜為臣而舉之又何耶然則非帝嚳之妃明矣朱傳亦云姜姓有邵氏女名嫫高辛氏之世妃是也詩又曰即有邵家室朱傳謂堯以后稷有功於民封於有邵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嫫之祀故周人亦世祀焉邵在京兆武功縣去絳千有餘里其起廟祀於此豈非因后稷之功追念姜嫫氏之德久而不忘者歟廟傍有古塚故老

相傳為姜嫄墓亦無可考歷觀後世凡匹地者莫敢不
母未聞高辛氏之世妃后稷之母千載而下猶以姓名
稱之歷代而不更者可謂缺典且堯之二女為舜妃屈
原謂娥皇曰湘君女英曰湘夫人前碑為姜嫄聖母者
尊周之心事神之義大矣韓愈氏曰祀而遍天下者惟
社稷與孔子焉社稷勾龍棄乃配享之姜嫄為母棄為
子安有子享天下之祀而母為之過歟况后稷公劉皆
以農事開國文武成康積德累功紹周家八百年之基

業皆本始於姜嫄氏歟嗚呼絳人祀之未若天下之通祀也茲又望乎明禮者著之盛典是為記

監邑仲威公禱雨感記

陳敏

誠敬之心發於此休祥之事著於彼者感應之理也人苟致禋敬極精誠則靡往而弗通靡圖而弗獲以祈乎天天祐之以祈乎神神福之故曰皇天無親克敬惟親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是也至正己亥春四月旱厥麥惟稿厥民惟憂公乃謹齋沐奉香幣躬詣卧龍祠以禱

之祠距縣治兩舍許在東山谷中左肱疊嶂右瞰平川
簷楹縵迴地勢爽塏真神棲之勝所也其神熏蒿悽愴
靈變莫測靜則韜光於一窟動則施澤於八紘凡遠邇
縣遇旱乾有禱輒應其造化與天地同流者也公至祠
下備禮具樂潔粢肥牲虔誠懇懇以展禮焉時也紺天
如掃赤日方熾祀既滌然而雲興沛然而雨作自午達
暮自暮達旦淋淋焉瀝瀝焉既優既渥既沾既足是以
苗之稿者復蘓民之憂者復喜桑麻沃若黍稷畢藝

觀於野則農夫忭舞聽於市則商賈歌謳轉饑饉為豐
穰變枯燥為潤澤蓋不惟滌亂世之妖氛亦足以兆太
平之景象矣越翌日公復偕監邑長拜珠判簿張紹祖
少府馮秉智幕賓李士謙郭彬同寅以謝靈貺展禮
如初府委提調鄉兵官吳思誠亦預焉於是鄉之隱君
子張惟禮暨耆艾祁善夫等被公恤民憫旱之惠感佩
不已僉叶礮石以紀其蹟惟禮乃蒙溪先生之孫河南
江北儒學提舉寓堂先生猶子也克董厥役謁余文之

余謂昔魯公敷治化而蝗不入境劉昆草弊政而虎北渡河顏魯公理冤獄而甘澍遽降韓文公祭衡山而陰雲自開是皆以至誠之道感召如斯之應者也今監邑公導民而民服禱雨而雨作豈非誠敬之心致休祥之事者歟然其誠敬則又超軼先哲殆非暴虺巫泛蜥蜴者所能彷彿也於是乎書至正十九年蕤賓月立石

晉師曠廟記

張守大

洪洞縣治之東二十里有聚落日師流俗相傳以為晉

師曠子野之故里里之東又百餘步其遺丘尚存傍立
祠為師妥靈之所居民時節薦享罔不虔肅水旱災疫
凡有禱必應歲既久風雨飄剝漸以圯毀至正甲辰里人
楊震等相與謀曰祠毀不治日益壞我輩為師遺民世
共祀事若弗因其舊而新是圖將何以昭靈貺而答神
休哉於是衆議協同遂鳩工聚財併力借作不數月而
訖工前堂後寢煥焉一新遠近瞻之巍然壯觀既落成
僉曰惟是整飾之勞不可無記乃屬余以記之余曰師

之聰天下之至聰也其於五音六律皆能洞精奧曠妙
猶鬼神不可測故孟子亞聖稱之按師當悼公平公時
跡雖隱於樂官而實參國議若夫忠言讜論匡主裕民
之道載諸春秋左氏傳者已詳見於舊碑余可畧也獨
其間以師為姓而疑世系無所考者似非也蓋師既為
典樂太師師則官號也謂之曰師曠猶曰師襄師摯師
冕云爾若是者豈盡姓之謂哉厥後之師姓者乃因官
以為氏也余聞祀典云有功於民者則祀之昔師之生

也為晉賢臣其言行既有益於當時沒能福茲土而水旱災疫有禱斯應又以利乎後世是則師之存沒皆有功於民矣祀之誠宜今里人楊震等仰德承休而能維新祠宇用意辛勤終始不懈於此亦可謂知所報矣故為之記

梁令祠記

張載輿

大元改元至正之三月大同李公榮祖以留守參贊來知絳州下車初即禋祀百神州治北有孚惠廟冠於山

巔形如覆釜中空履之有聲下出清泉滙為深澤通渠
十二溉田五百餘頃大旱不竭民賴以饒又引其餘波
縈帶園池以為邦侯遊憩之所山西北隅榛荒中得古
斷碑碑已泐文將磨滅合而觀之水淪手摩始能辨其
字畫公曰嘻茲為梁軌祠堂記里人薛宗孺所撰也稽
諸宗孺之記又皆章章可信即今正平縣縣尹邵良弼
主簿婁永福典史吳弼董其役函碑於孚惠廟壁泐合
字完文遂可讀且俾絳人不忘其功時修其祀按誌隋

開皇十六年內軍將軍臨汾縣令梁軌以亢陽致災為
憂遂跡泉之故道審勢逗絕疏源分派開渠溉田渠成
民不籲勞旱不為災邑人歌頌刻石以戴其賜

栢堂記畧

陳 嶽

絳附郭邑曰正平地多崇岡峻嶺西南邈迤二十里有
巨坂尤高峻古栢壁關也上有秦王堡深溝巨壑絕崖
陡險南北斷壁截然千仞中有舊途相去百步餘下而
復上其巔實古關門遺址廣僅一軌歷歲月久遠霖雨

所崩頽山水所灌滌望其途如線騎不可並車不可旋
服牛輿馬倘失蹶斃矣時山北道廉訪使李公致政家
居慨然嘆曰昔吾大父學士府君嘗出貲闢治茲途人
多便之今百餘年頽復若故吾郡邑賢大夫豈其弗聞
而莫治乎抑聞之而未遑有待予言乎於是絳監郡桑
節實哩托音亟命正平尹閔侯經營之始於八月二十
六甲辰告成於九月九日丁巳旬日之間險隘為坦途馬
牛負載奔走往來悉稱快矣里人賈輔狀其事徵文於

予將勒珉以示不朽庶使公名思敬字君讓世居正平
閔侯名道字宗聖河內人

孔子燕居廟記

張昌

襄陵縣南有里曰東續其俗敦樸尚義而好禮歲農畢
必延師於學俾善其子弟其子弟多俊髦至正辛丑德
安王君元禮實宰斯邑理務餘暇興學育材一以文教
化民乃令里社咸建夫子廟謹誌祀事令下衆皆樂趨
東續里耆師先行之即度地定基輸材鳩工凡柱桶瓴

甃鍛礪丹堊不督而集人力既齊曾不踰月而厥功就緒廟為三楹直椽短椳朱戶疏牖不痺不侈規制合則而幽爽適宜位先聖於中顏曾思孟四子列侍左右皆弁服塑像象其生儼然肅然人知起敬既成中書分省檢校范冕其里人也狀其事來速文文諸石昌惟夫子之道至大猶天然然亦在乎日用彛倫行事之際人皆由之而不知苟非建學立校以明之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所以親義別序信又焉知吾夫子之德邪

既知為夫子之德則里中人皆得通祀以報其立極之
恩者非瀆也宜也爾鄉人朝夕朔望從師生之列瞻仰
聖賢如在其上得無有感於心乎感之深則思之不忘
矣昌既喜賢尹興文之政舉又喜里耆之趨善故因檢
校之請遂書以為記

重修通利渠記

張惟善

洪範五行一曰水八政二曰食蓋水生於天而成於地
善於利物食生於地而用諸天切於養民民食足而後

禮讓興禮讓興然後品物遂而天性全此聖人所以庶
富且教修六府和三事而為叙九疇之始也我皇元大
造區宇建官分職為民立極爰開利物之源以濬養民
之本凡機要之列置之以大司農之職屬之以都水監
之任因天因地務本救荒使率土之民生養於皞皞耕
耘之地含鼓於熙熙樂利之天日遷於善而不知其為
之所以然而然者蓋有年於茲矣河東冀寧之九原古
襄五仙之砂里地脈膏腴民俗淳厚爰自宋金里西舊

有通利之渠既湮沒矣中統至元之初里人州將樊侯率本里同利之人選材者甲之尋其故迹自縣城北決引滹水注東北經神山東南起土築堰橫截牧馬河流灌溉本里及隣境農田遂成富饒是後浸為洪水侵噬渠道阻隔用功多而效益少土益淤而水益縮加以旱暵相仍實與磽壿無異又二十餘年矣至正壬午輝州申侯愿處恭為之部落王鳳作其尉雲中陳居實宿其幕又明年癸未秀容部落李傑漢卿主其簿共憫是渠

之隳廢為之惻然合謀公選砂里幹人前務副武從隆
為之長右前長率舊甲者復通故迹相舊堰東將里西
地形高阜跨石岡創開巨渠一節深以丈底廣如之面
廣加底廣之倍上疏其源下濬其流並如深廣之度接
連村落首尾五十餘里支渠小堰經緯分明溉民田無
慮若干萬畝由是阻者通滯者行凸者夷凹者平無侵
噬隔礙之患而有灌溉周流之利矣若夫力役之多寡
用水之時刻人心之曲直別有增損舊約并榜示存焉

茲不復錄今年秋從隆欲文石懇予既答之復考程子
之說而告之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
濟今令簿之職邑撫千家地專百里豈特一命而已也
整六案之綱實五事之目廣學校恤饑寒治梁道興水
利致一心之中和位一方之天地所謂存心愛物於人
必有所濟者為如何哉若然是上不負我國家勸農之
令典下不廢師帥承宣之重寄有以流潤澤於無窮也
里人共識之是為記

禹王廟記

歐陽玄

盛德必百世祀有廟則人心萃所由來尚矣在昔唐虞
之世洺水橫流民無底居而天下幾不國矣大禹出而
治之然後九州以平五行以順而民生衣食於彛倫攸
叙之中迨於今幾四千年矣所謂盛德當祀宜與天地
相為無窮也安邑夏后氏之故都邑之人尤重事禹後
魏分其東為夏縣邑之故墟存焉上有大禹廟四楹
創始歲月莫有紀者且隘陋弗稱歲久將傾奉定甲

子初靜海縣達嚕噶齊瑞著致仕家居爰咨於衆合謀
新之時主廟事臺可明與邑人薛政實相其事於是人
心翕然富者輸財強者輸力羣材鱗集五工程能既底
法矣廟成有日而瑞著卒遂中寢邑士劉思義慨然曰
大禹功德不可忘也瑞著之志不可以不成迺諭於衆
而出已資以竟其功聞者以勸財力裕如迺荒度故殿
址廣植八楹殿之北復作四楹以塗山后配焉左右翼
以邃廡嚴饗宏敞信足以萃人心祀盛德矣而思義又

卒其子大有能繼父志自大禹而下舉像焉樊君益吉
邑佳士也至正甲申秋應江潮行省辟來武林廼狀其
顛末徵予以記之昔開龍門之水噴薄激越聲如萬雷
意其疏鑿之初其功殆與神明侔也歷代廟祀固宜在
焉然安邑山川形勢則大行王屋箕山三門在其東龍
門壺口在其西其陽則雷首汾陰其陰則平陽霍岳也
邑大夫士庶歲時則具牲牲舉黍盛潔酒醴登於廟而
左右瞻顧其隨山刊木跋履險阻舟車橈楫之載疏鑿

排決之勞膚肢胼胝過其門而不入者可想像而見也傳
曰見河洛而思禹功况其故都實治水之功所在而朝
覲謳歌歸於吾君之子之地其感人思深矣是尤宜為
廟食之所在也雖聖人之德與天地同大死而為神在
帝左右然聖人之心不忘天下豈無監視故鄉之時乎
宜瑞著一倡之而人心之響應者不約而同也乃為歌
詩九章補九功之歌以遺夏人俾刻於麗牲之石而歌
以侑祀云天地攸產非水不生或失其維物受其殃以

淡以灑廼清廼平於皇時功永言不忘維昔洪荒茹毛
飲血燧人氏作俶載烹飪降水既平民出昏墊奏艱奏
鮮以炊以焰惟木之生惟民之材洪水湯湯或翳或苗
水功告成乃苞乃條斧斤時登民用以優陰陽之精山
岳之英乃生五金用冶而成鼎兮象物國器以利荆楊
三品厥貢惟貴維土厚德萬物攸載九埜既平既宅既
藝於皇聖功萬世永賴天地之德爰在稼穡立我蒸民
莫非爾極勞而不伐爰暨於稷洪苗治兮洛書呈兮皇

建極兮正民之德兮民有欲兮亦孔之衆兮通百貨兮
斯利其用兮八政之疇食貨其首養豐於老罔匱於少
民生斯厚兮

趙忠簡公祠記

初臨川王安石為相以新學誤宋致天下騷然河南程
氏兩夫子出而救之卒不能勝既而蔡京為相宗王氏
說出程氏學宋遂大壞京客張翥教京亟召程氏門人
楊中立用之庶幾拯其半及宋中興趙忠簡公昂為相

首罷王安石從祀尊尚二程子書凡其門人之僅存者
悉見名用江左乃復振不幸秦檜相忠簡公斥程氏門
人散七泊中興業寢衰又不幸韓侂胄相禁建安朱文
公熹之徒之為程氏學者其後禁稍弛宋已日削皇元
煇興江漢趙氏復能背誦程朱書此渡江私筆以授竇
文清公默默以眎許文正公衡衡神明其書進以所得
相世祖興禮樂文太平後是四十年貢舉法行非程朱
學不式於有司於是天下學術凜然一趨於正時相

尋定濂洛以下九儒及衡為十人祀孔子廟庭天子從之至順二年春趙忠簡公之六世孫國子助教貧翁請即解之聞喜縣學為忠簡祠其辭曰公當宋南渡排王氏邪說崇程子正學以至於今有功斯世甚大宜祠於其鄉曹監集賢是其議中書禮部告晉寧路以符屬其同年歐陽玄記之玄平居讀孟子書至承三聖一章未嘗不掩卷汗下以為何至是烈也及畧考近世儒者為學之邪正有關於國家之隆替氣運之盛衰民物

之榮悴其可徵者蓋如是於虜是祠豈細故哉公師邵伯溫友胡寅其問學源委措諸行事詳見宋史賈翁延祐二年進士卓然有志先生亦可槩見於斯

重修崔府君廟記

揭傒斯

平定州古上艾距州治東三里曰長樂坊有崔府君廟勅封護國顯應王不知何代賜也俗傳廟建自宋宣和間重修則金泰和間也州里遠近之人疾癘瘥札水旱災害凡禱於廟者輒應猶谷之於聲形之於影斷斷然必

著者也至正初元自春訖夏六月不雨境內土龜拆禾稼殆稿民嗷嗷承務郎同知平定州事已拜字國卿名僚屬告曰我輩有此土之寄而坐視其旱年穀不登上匱國家賦入之儲下罹人民饑饉之苦可乎迺於是月丁巳齋沐率若干人冕冠跣足走廟焚香羅拜於像前明日雨大降不淫不縮拆者以合稿者以蘓嗷嗷者而懌懌也然禾或秀而未實或實而未堅猶顛然望一雨之至而弗獲也復禱於廟如初禮雨亦如初降秋乃大熟家獲

戶斂公無逋租私有露積明年春父老相謂曰吾民飽食而樂此者伊誰之賜也遂命州人張淵以狀來求文以紀州牧之德以彰神王之靈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彼有司者其能為民之父母矣禮云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彼神明者其能救災恤患矣雖然苟神之靈非誠之至不感也苟誠之至非神之靈不應也神之靈矣誠之至矣斯可以言感應也按府君者祁州鼓城人父母禱於北岳而生府君唐貞觀舉孝廉仕磁州滏陽令晝理

陽夜理陰一日與楊叟奕罷見黃衣執符言曰上帝命以玉珪玉帶冠衣召赴五岳衛兵百餘人拜畢奏簫韶之樂又取白馬至府君命二子取紙筆曰吾將去矣遂書白字以逝世傳以為白字碑安祿山叛上夢府君見曰駕弗別往祿山必滅矣駕還闕立廟封顯聖護國嘉應侯武宗朝天下大水禱之即止封護國感應公真宗時封護國真濟王今因求記故併著其事以告邦人抑使後之為州牧者知所敬知所法云

雷公山感應碑記

姚巴延布哈

至正二十一年歲次辛丑春澤沾濡豆麥遍野將欲秀
實值久不雨民心憂疑總兵官中書暨有司職事咸以
祈禱為事雨將作而復散者累日大同分中書左右司
官言曰得雨以為民也總兵官軍馬供給動以萬計一
歉則共失之為公私計豈得不敬誠懇於神以紓目前
之憂乎五月十一日辛酉率同列齋沐禱雷山潤濟侯
祠焚香九拜期於三日之內必遂所請當備牲醪以酌

神惠繪象以肅其威儀立石以記其本末若禱而不應
是神居其位而未能禦災捍患禮旱乾水溢則變置社
稷亦當行國法以彰神之不靈也翌日晡時澍雨如注
徹夜達旦霽而復雨苗稼暢茂四民欣忭人人可免憂
旱之苦十七日丁卯陳祝幣具三牲行三獻之禮張伎
樂百戲謝拜祠下既而命某叙其事勒諸石嘗讀周禮
春官小祝掌小祭祀成周以降斯禮行之久矣夫風雨
雪霜天地之所權也山川藪澤鬼神之所伏也故風雨

雪霜之不時則歲有饑饉人有疾病禱於山川藪澤而除之是風雨雪霜果為鬼神所有也明矣天之高也地之厚也非高而不可自理厚而不可自運依於鬼神而能然乎蓋天地之間山峙川流孕靈毓秀同一氣耳而人之精神與天地鬼神相感應者亦一氣耳湯之禱於桑林而雨周克殷而年豐袁安決楚獄而甘雨滂沱郡守祀孝婦而旱不為災由是觀之雨暘愆期果由人事之失而召之亦莫不因人事之盡而得之天人感應之

理昭合而無間語曰人定者勝天天定者亦能勝人斯
言盡之矣於是乎書

潞州重建德風亭記

陳中立

潞郡廳事之後舊有亭曰德風規模宏遠矣迄大德癸
卯地道失寧傾毀幾盡疇昔典郡者皆憚於復古漫不
加省無復登亭處政俾下民竟靡知為向化之地而古
人所以設心之盛委於瓦礫深可歎憫至正辛巳冬十
月晉陽菊軒張侯瞻甫奉天子命來知是州下車未幾

風行草偃民心翕然公暇登眺遺址慨其衰落欲葺而未遑也越明年春二月河東僉憲王致道按部至郡登亭賦詩以紀諸石有皇王帝伯人何在今古興亡跡尚存之句張侯傷古之情浩不容遏迺咨於僚友自監郡至於叅謀僉曰構築崇敞以著為治之嚴曷不宜乎遂割俸金鳩工謀匠費用皆輸於官而匪假民力責上黨尉郭崇信董其事夏四月經始五月工集築以黃壤周以玄甃亭位巍然俯瞰雉堞榜揭其名內主一外德風

仍其舊也又即隙地左置庖廡右構亭榭若廊廡之供
堂闌焉先時早暎落成之日一雨霑足故復以喜雨扁
其右亭稽諸東坡故事世殊揆一觀民欣欣然咸曰此
雨不降於他時乃賜之於今日以著公之善政感於上
所以甘澤應於下俾僚友得以泮奭游息樂於斯亭皆
張侯之力也然豈特葺此以為美乎其作新者敬簡公
生明堂之維嚴賓幕吏曹之維隆永豐賦府之維盛也
其創構者架閣儀從庫之維肅養濟囹圄房之維裕肅

令宣化樓之維崇也餘廢復理不能悉舉嗚呼公之為政何其勤哉郡掾李奉先持狀冀文勒石示之悠久義不可辭孔子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則知言為政者俾民涵濡長養興於為善在乎抑末推本反躬自修爾豈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而後為治者乎故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其警於為政者深矣若夫從政者不能導德以政為本不能齊禮惟刑是務但使民遠罪而已其於

率民以善使日遷善而不知者何如也大抵理民之要莫大於德德莫先於教德尊禮義政之至也教復天性道之至也大德大教道無不達治之至也以治推道以道行德以德施教以教行政化之至也大化所行由於一身以御于家邦信之至也猗與大哉崇信興化德教為本此德風之所繇立也張侯心存是德謀作斯亭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也乃不避私論構完工集天降甘澍民皆怍悅是故獨非德風之化見行又明

時澤之惠沛洽豈可與紐於故常病於興作者同日而語哉君子不息暫勞而圖久遠非不知甘棠之詠而獨賦斯干之詩亦春秋之法隨壞即理不無望於後人故詳書本末以告遂為之記

重修會應王廟記

元 凱

傳曰天子之制諸侯庸節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故常祀則天子祭天諸侯祭土旱乾則天子雩上帝諸侯雩封內山川百神節也非僭也雩

而不雨則書閔雨也雩而雨則書喜雨也閔雨而與民同其憂喜雨而與民同其樂其懼天災恤民隱之意深矣若夫視民之憂樂為己度外事者豈為民上者之道哉潞郡在春秋時列爵惟子其五等之侯國乎郡之巽維墮山天作其封內之山川乎凡遇旱而雩者必於是乎在焉山有廟貌以奠神居神有尊爵以稱王號碑石嶄然班班可考其雷霆風雨晦冥變化有不可得而名言者故歷代崇祀以為雩禱之所至正辛巳冬冀寧張

公用臺薦來典是郡越明年壬午闔境告旱公戚然曰
士當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閔勤之職其不在茲乎
廼戒寮案省牲幣涓吉旦雩於祠下靈貺響應歲則大
熟又明年歲癸未當春夏之交彌月不雨公有憂色雩而
復應於是官吏庭慶商旅途歌農夫野忭咸謂將見自
今大有年特書屢書之也乃以三月己丑恭謝祠下顧瞻
廟貌簷傾壁敗堵隕甃陵甚非所以展禮神之敬乃屬其
寮吏而告之曰夫有雩必應庇廕一方神之於人惠至

優渥也祠宇之壞其可坐視遂捐俸為倡衆皆翕然下
逮邦民罔不悅隨然但以山高水涸重煩民力為虞時
上黨監縣實從公行公諭之曰山澤通氣理之自然神
其有靈必獲陰祐爾其為我禱之翌日傾恫致詞於祠
之前相地再拜後不數仞井泉奔出一時觀者且喜且
愕曰古人有刺山泉飛拜井水湧者斯其近之矣然後
監縣公受命蒞事董功役課章程周旋惟謹外則墻垣
百堵版插並興增卑室都檐瓦圻鏝次則應門內門高

下相抗螭陛疊玉獸環鑄金中則正殿鬱磐若長廊回合陰
虬負棟陽馬承阿華扁爛金碧之署舞榭騰丹雘之粧
輪馬負馬目睹神褫瞻者謂鯨海珠宮鰲峰貝闕飛墮
人間世也然以其非觀省之所於乾之維度其闡曠構亭
三楹題以觀稼規模位置綽有思致詳具郡士李庭通之
記茲皆不書凡鍛斲鑿搏埴設色追琢版築之工俾就
直如其素故公無羨費人無留力匠無餘技也造端於孟
夏之初告終於仲秋之末一鄉之甿亦未嘗釋隴畝而公

之志始得焉所謂先天而憂後天下而樂者舍我公
其誰歟是年秋百嘉就實萬寶告成鄉人將盛合樂而
落祭之耆老劉仲等謹狀其事蹟求予為記以貽將來
謹按魯史以告之曰僖公魯之賢君不雨而書雨而書
聖筆不少假貸然修泮宮復闕宮奚斯董役史克作頌
於聖人則絕筆焉蓋書者美其有志乎民事不書者喜
其不勞乎民力酌古準今其揆一也觀我公之既雩而雨
則當大書以侈美之觀我公之維新廟貌則當作頌以歌

詠之夫何間然之有且前政視祠宇摧圯為餘事往往皆囊充捆載而歸今公以廟貌興廢為己任祇得屹片石於無人之境厥維艱哉自今其往爾民之游於斯息於斯祈且報於斯者摩挲是石尚當如召伯之棠萊公之竹斯可矣故書公名額森布哈諱景巖瞻甫其字也

觀稼軒記

李庭邁

至正癸未夏四月旱太守張侯暨節判王公禱於五龍山初盥奠禮畢露稅於庭有黎庶數人扶杖而前若有進

謀者惟茲山去郡二十餘里神祠距今千有餘年凡旱
乾水溢有禱輒應固不待言而山之蜿壇磅礴橫亘巽
位居高臨下燦若燭照前守每欲為亭以舒眺望築土
為基歷三政而弗克願因公力以成之且以為齋戒受
禱之所公曰今旱乾薦臻民力曷瘳其可興土功乎越
二日丁巳雨作己未雨大作五月初吉公率寮屬躬謝
神休則見其基之缺者塞隆者夷荷鍤負畚百夫齊興公
曰嘻今雖有雨而民食未豐其可乎衆曰不然雨者神之

惠而公之感也苟不因事而葺之其誰肯堂之者公曰
基之成矣木於何有衆曰南村有廢亭其初皆神山木
也構而未飾幾三十年災傷癘疫歲不遑寧今願移置
於斯則彼之凶可除此之功可成一舉而兩善並矣公未
及答於是或與以棖桶馬或施以瓴甃馬紛紛籍籍不可
勝計公不能遏乃諭上黨監縣欲訥思鳩工僦匠從民
所欲益其朽蠹飾以甍甍不踰月而落成亭成而其景
益竒望之則層巒疊嶂秀壁蒼崖青環翠擁而拔出氛

埃者莫不排列乎其前長岡斷阜馳峰象脊蛇蟠鳳翥
而盤踞夫坤維者莫不阿附於其後高城深池閭井村
落茂林高木瓜分碁置森羅隱見皆寓几席之下平
原沃壤莽蒼千里高黍下禾桑疇麥疇蔚乎大田而
咸在乎指掌之中凡昔之晦者明鬱者伸潛者露態隱
者呈形出沒變現千竒萬象雖有智者莫能測其狀也
黎老乃相聚而嘆曰嗟乎潞郡居太行之嶺其形勝甲
天下豈其蘊於古而顯於今歟將山林有待而後發歟

疇昔之守多因仍今之守皆循謹故神降之休地呈其
美而民樂其事然則茲亭之建直瞰郡城請以望州名
公曰不然亭之故必由人而後興形之勝必因地而後見
是皆已然之陳迹也若夫天而不雨則昫昫原隰化為
滌滌山川雖欲為亭以保斯樂得乎今既雨矣麻麥在
原禾黍在田環視回顧稼穡滿川今又貧者貢力富者
薦賄不召而自至不命而自施則吾與爾為亭而共享
斯樂者民之力雨之賜也且夫宣上德而與民同樂者

太守之職也予方將殖爾根耨爾苗去其螟螣鋤其稂莠以觀爾稼之成當名之曰觀稼衆曰善遂書之時至正三年歲次癸未八月辛酉朔甲午日也建之者誰太守菊軒侯也記之者誰郡人李庭適也

重修昭惠靈顯王廟記

李幹臣

蓋聞有不世出之功斯有非常祀之報所以褒忠烈而崇節義也昭惠靈顯王威德神勇英烈忠雄誕靈於隋斬除鉅獻不世出之功也歷代崇奉錫命寘寵非常祀

之報也祭法有謂法施於民則祀者以勞定國則祀者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者惟神其有焉當夫牧守嘉州犍蛟為害隳穴冷源威武奮揚斬蛟而出拯人之瘼活人之命功奮百代而超千禩可謂法施於民以勞定國禦大災而捍大患者矣崇德報功足當之而罔愧矣我元混一區字典禮修明其於忠臣烈士各立有廟歲時致祭恩至渥也定襄古名邑北城之衝神之廟在焉歷金宋來為歲日久以致靈宇摧毀神像蕭然識者為

之憫痛惜功費多而力未易遂也至正乙酉秋縣尹申
侯首倡斯義乃屬耆舊總管張從善良吏趙伯安張仲
恩李伯祥等稱觴而詢之曰廟貌損壞若是向者欲為
葺理顧侯初來政教未行加以歲凶民力疲敝荒度土
功誠非政之良者今馬頗豐將為是舉願公力為之衆
皆樂從謀之僚佐交口僉贊因各輸已俸為之勸鄉曲
賢士捐楮帑傾金資者仗義而雲屯遂量事期計工傭
慮財用羣英協力以就其功勤樸斲樹垣墉陶甓甃百

工居肆以成其美復彩績靈儀朱綠牕戶金碧椽題丹
其楹堊其壁甃其陛神門翼室洎三靈侯祠悉為一新
輪奐焜煌翬飛鳥草觀者為之起敬功成屬予為記予
謂造化之妙莫靈於神禮文之誠莫大於祀德莫重於
興衰功莫大於補敝且人之立事立功皆智巧之士所
深避而不肯為者公輩肯為之亦異於私已自為者矣
惜其經畫之勤逾年乃成用心勞矣哉可文琰以叙其績
故摭實而為之記爰述樂章俾襄民歌而祀之以妥神

云詞曰神誕靈來天宮揚麾銀漢鞭金龍昂藏浩氣摩
蒼穹威靈叵測萬變通下與濁世鋤奸克蠹爾捷蛟敢
撻鋒青萍奮斷冷源紅神威廣被民無訐魑魅膽攝韜
其蹤爾來世遠代不同毅然廟食欽英風靈其來止崑
廊崇割牲潔盛仰神功嗟終古今昭無窮

納哈塔德俊築聖惠鎮新城記

黃覺

河東陝西等處都轉運鹽使治曰聖惠初丙申祀姚行
簡繪圖獻於上上可之乃芟莽夷榛立司於池之北湖

曰潞州仍命行簡專掌鹽賦是時鹽始有課民獲食用也延祐以來易以今名載葺廟貌曰池神曰學宮曰三皇行用庫譙樓鐘樓館傳場教隸屬之所靡不具萬商輻輳為貨泉之淵數室廬聯駢樓閣輝映惜乎散漫縱橫無山谿城隍之固加以河南不軌之徒猖狂恣逞闔鎮之民宵旰蹙額止以天塹為恃倘有不虞何可以生至正丙申夏擢章佩監卿納哈塔德俊命總河陝鹽使下車日訪民所戚莫先城事公喟然曰民惟邦本豈可重戚

吾民走伴請於朝乃規材僦工徒步經度奠厥方面以
為制度凡民田廬所礙者倍其直以市之於是丁夫星
布畚鍤雲集命吏柴瑄董其綱築墉構門治各有人公
朝省暮視口授心畫雖風雨不懈其陴墉凡一千七百
丈為門者五每門一則築土為臺崇二丈竒廣不及崇
二尺袤增崇之三丈甃以陶甃中峙櫛木以為塗道重
扉嚴鑰石櫃鐵鑰上構屋四程戶牖洞達教卒伍刺伐
坐作之法以備非常門內外左右各為軍廬八程又譏

察所三程正北門則塞永豐故渠改流牆外迤邐西南
就為城之池其臺廣袤倍於佗門屋廼四程旋角碧甍
朱檻翬飛跂翼左右夾室二程其制稱是巡警休晏則
居之門少東又為水竇一鐵櫺石港以通行潦西門之
竇亦如之軍廬增各門十三程西門則不及七程譏察
所又增其一墉之四隅構燹火屋各四程以為覘伺防
禦之所經始八月己巳迄功季冬之末力則鳩兵二千
五百人庶民輸財赴役者不與會計財費則皆公之規

措也越明年三月鎮耆士相率詣余請為文以記余惟
斯鎮也創於丙申周兩甲子而成城於丙申吁天使之
然邪公嘗監烏江州牧創石橋三十里民免病涉之勞
至今德之今為新城圍斯民於永遠安恬之域而民不
知勞佗日闔境之民指高城深隍而思公曰勿墮勿壞
此名伯之甘棠也故撫其實而書之

增修宣聖廟記

張時髦

於戲道之大原出於天非聖賢無以傳故當元精鍾會之

機天必生其人以為是道寄使人心傳心授以神道設
教開天常而立人紀也。否則是道或幾乎墜矣。義軒云
邈儒先君子論道統相傳之次序。斷自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至於孔子而後學者傳焉。維時見知而得其宗者
莫顏子曾子若也。顏子卒其道無傳。曾子以其傳授諸
聖孫子思而道之精微益以著。後鄒孟子出擴充之而
愈大。其承夫自堯舜至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生。自孔
子至孟子百餘歲間一聖四賢繼作。世有先後道之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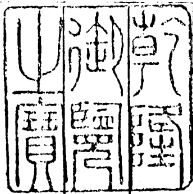
在人心者亘古今猶一日也豈偶然哉故牖我烝黎以
迪夫民彛物則之天俾不淪胥於禽獸鬼魅之域者其
誰之力歟傳曰盛德百世記曰有功於民則祀之吾夫
子德不遜於禹湯文武周公其功反有賢於堯舜故自
魏晉以降由京師而郡縣崇廣廟貌而通得祀者惟孔
子焉則其祀事往聖無以侔其大也稽諸禮釋奠先聖
先師未始有廟也廟之設肇於漢元加孔子先聖顏子
先師始定於開元前宋復躋孟子與顏子並雖百餘年

莫之或改我元首尊孔子列聖崇祀如謚視昔為備然
時屬造昧未遑稽古中原廟祀猶古也夫顏子學於孔
子孟子學於聖孫子思弟子與師侍坐語道者禮固有
之比肩並南面可乎且由孟子而視子思則師也其視
曾子則又師之師也弟子端居乎上師降居於下愚知
二子必蹙然於冥冥中不能妥其靈於一堂之上矣設
茲學廟固將以明人倫今茲禮法所從以寓而逆置錯
陳若是又奚以訓天下後世乎仁廟當陽武弛文張亟

於繼述舉厥未修之典時則有若一二儒臣相與恢宏
化本講求廟祀佐享位次乃以傳道為尊始定兗郟沂
鄒四國公列位配侑東坐西向實延祐三年著令也前
政乃曠久不舉今澤之張德由薄陞令既五稔於斯矣
祇慎所職恒以丕闡教基為政務先雖儲需叢沓不暇
給其於文教未嘗不留心焉今年春將釐正其位粵瞻
廟貌迫窄慨然有志於增修顧財用是闕爰暨監縣華
善判簿仲賢耿致道力協謀一稍入為士民倡邑人競

勸捐資以相傭工僦役槩陶甃其營構則締結故廟宏敞嚴邃丹雘漆髹於祭一時始稱其南面為素王之居也昉事於三月畢工於七月越八日上澣丁巳前一日奉安聖師於新宮儼然南面獨尊復命改為曾師像偕顏孟次列諸左師弟祖孫奠厥攸居秩然有序乃祇會邑之良民師儒僚吏以修祀事籩豆既嘉牲牲既膾凡入而預祭者簪佩焯焯瞻仰新廟聖像森列如對如臨禮行用幣罔不致虔宛如親炙下逮庖厨之賤亦皆有

孚顯若歷代曠典昭昭一時僉曰厥猷懋哉一舉而衆善集修廢墜尊國典也尊聖師崇明祀也尚文教敦化基也有此三善盍紀諸前文舉椽高元善率衆干予文勒諸石予世家是邑策名春官嘗為其邑大夫義不容諉遂撫其實以為記



山西通志卷二百五